

三怡堂叢書

師竹堂尺牘

五十

王

山

寺

記

卷

一

一

龍潭精舍藏刻之三

師竹堂尺牘

大梁許鈞題



師竹堂尺牘序

曩得邑人王胤昌師竹堂集鈔本與黃小宋觀察陳雨人侍御謀鐫板值國變未果顧以原本稍有殘闕爲憾乙卯從事中州文獻於厥肆得見師竹堂全集刻本以索值甚昂屬李敏修主政爲張馨菴先生購之從其借觀而是書遂成全璧逾年歸里復向兩人申前議時兩人新授實業廳長而予亦與纂邑志兩人倡捐銀幣百元屬卽開版已雇手民來申因事中止時爲耿耿今擬刊信陽叢書師竹詩選入信陽詩鈔文亦選入信陽文鈔而師竹尺牘尤佳應刻單行本以公同好嗟夫文章末技耳而尺牘又文章

之末技耳然昭明文選不遺蘇李諸書正以精氣煥發不可磨滅讀之令人感奮固天下之至文也後人無此學識率以尺牘爲尋常應世文字滿紙寒暄品斯下矣師竹生大復後詩雖稍遜而文似出大復上革除附錄一疏當時已爭頌不朽今試取尺牘讀之其感發人心自有不可泯沒者予生平酷嗜師竹文而尺牘尤所樂誦特於全集中錄而出之讀者當不嗤爲阿好也庚申十一月劉海涵識

師竹堂尺牘目錄

上卷

上郡守徐公二首

救張江陵仲子上申許王三相公

與大梁道劉公

與撫院衷洪溪

與賑院鍾公

與衷中丞

上史府尊

與王春陵大司馬

與洪肖泉年丈

與撫院衷洪溪

與沈龍江宗伯

與王鳳洲十三首

與王麟洲三首

答王元馭宮詹二首

上王荆石相公

答荆石相公二首

答王龍漚大叅

上亢水陽宗師

下卷

與史惺堂太守

答張岵嶽中丞四首

與曾子澄將軍二首

與福州李司理

與李遵石

答李本寧太史二

與張陽和三首

與皇甫百泉

與畢松坡大司農

與王百穀

與王育泉

與馮文廣年丈

答李少庄太史

與王鑑川大司馬

與周樂軒年丈

與陳光州雲浦

與陳侍御

與熊陸海館丈

與周中丞

與張玻頤太守

與徐孺東年丈

與羅山劉龍翁太守

與楊少江游擊

與田子藝

與西亭宗正

與孟豐麓中丞

與李霖寰

答龍貞伯二首

與張周田中丞

與趙儕鶴司理

答某中丞

與某掌科

答趙定宇

與曹近陽年丈

與唐凝菴

答劉復齋館丈

與吳復菴

與戚南塘

與王四槐年丈

答范鴻泉

答周新銘

答王太初朗陵令

與陳芝田年丈

與趙見田年丈

答何錫川

與畢鍾雲

與闔州士夫辭奠

與張伯起

與張勿于

與馮開之

答于穀峯太史

與鄧定宇年兄

與蹇理菴憲副

爲諸生求解兩院

答季太承

昔年太笨

師竹堂尺牘吐卷

信陽王祖嫡胤昌著

上郡守徐公書

某不佞嘗讀史至公子虛左以待侯生王生結轡以辱廷尉輒廢書太息兩高之願此道寥寥來代罕覩毋亦以驕貴日熾故高尚之士感而愈疏趨附日盛故折節之禮懲而概廢此所謂兩失者也然上之失十二三下之失十八九何也下賢美名也盛事也非倨傲侮嫚之甚孰不慕延接而喜游揚哉躡屨擔簦憑軾結鞞皆有干於世者也而尤可怪者山人夫山人也者隱於深山無用文之者也今

失志辟咎挾筴餽口之流概稱曰山人人亦曰山人揮麈
談詩捫蝨抗禮揣度上意因緣爲奸利退或大言時政詬
訕要津陽示韞直陰持短長一遭驅逐亡命乞憐事已復
集都下以此敗者多矣夫士誠自重寧掩榮名苟不見知
天地至大焉往弗適何至懷刺伏謁向輿人闔吏罄折耶
某申之鄙人竊伏瀕濱聞徐先生子興久矣無論厯下吳
門並馳競秀而坦夷清粹海內人士咸切登龍之念茲幸
縮符出守作我邦伯徐榻不懸鄭館益闢昨者行部敝州
復先枉駕鄙人不敢見又不謝豈故偃蹇自高如前所云
侯王二生成公子廷尉名耶私憤上愈尊士愈賤僮僕公

門先取厥意極意趨承徒博一笑不且目攝之矣雖明公
冲懷雅量萬萬無此而白屋屈郡守之尊黃堂有不謝之
客聊爲寒士解嘲耳乃明公弗訝惓惓注念過爲獎與缺
然久不報是執匹夫之小節忘國士之大遇稍慕俠者且
弗忍矧鄙人讀書粗知嚮往者哉竊又聞之馮驩賤士也
而田文禮之爲上客劇孟博徒也而條侯獲之如敵國知
其有所贊助也鄙人自度無寸長卽伏謁臺下終無裨益
謹以所撰烈婦傳呈覽夫是傳也紀匹婦事爾奚關政務
而以獻左右哉良吏之職莫先於燭奸雪枉良吏之筆莫
要於闡幽植教斯二者皆明公所優者也烈婦之行甚奇

烈婦之節甚著而其事不久人所甚諱明公一閱致慎將來憤掩捕之倖功則毋憚詳覈之煩痛愚氓之冤死則毋拘已成之獄多方物色務得其姓名大書表揚永風乎澆薄亦長吏之美談藝林之盛事也若夫投贄郡庭移席別墅逞非馬之雄辨鬻雕蟲之末技或稱頌德政逢迎意指妄附名流甘爲狎客甚者藉聲勢以驕人假請託而媒利豈惟明公賤之遠之鄙人卽老死巖穴不爲也

又

僕辱門下知愛感結於衷深矣癸亥春遇公淮水舟中款語未幾而柁師理楫津吏促旋南北帆飛心目俱斷繼覩

仕籍知公秉憲湖藩欲揚舲訪於黃鶴樓之上竟以先君
舊牘奔走辯理殫瘁心膂數載始白小兒延世年甫三齡
祿優四品國恩獨渥家難稍平人間之事復奚所覲惟時
時坐賢首之高峰步龍旋之巨壑歌公佳句暢我幽懷耳
昨歲計偕柅車釋笈進取念灰第老母巖迫北上久病荒
業不謂錄之主司激感知已不敢忘所自也麋鹿之性日
逐馬塵薜蘿之衣驟易官服豈所宜哉私心欲夏間陳情
乞歸惟門下有以教之耳丁卯優給小兒會鳳洲公兄弟
於都門郊寺戊辰春試川樓公忘年定交曩呈烈婦事俱
有譔紀爛然成帙矣路遠無由再祈大筆爲恨冗極發噉

徹夜弗寧做鄉馬生屬役門下敬託候私南望滇雲不勝
瞻戀

救張江陵仲子上申許王三相公書

某不佞偶有感觸輒敢昧死陳於師相之前幸亮察焉故
相江陵老師嚴重峻厲某雖出門下未嘗敢一私謁卽諸
郎貴介自負亦未嘗面交一談私投一刺也老師奪情在
丁丑之冬某歸省在是歲七月其上疏與愆愆諸臣得罪
始末俱所不知雖傳之邸報聞之人言亦大略耳固已不
勝憤恨以爲老師得君如此其專毅然以古名臣曰任危
機彰灼懵然弗悟猶曰智昏也至於衰墨視事杖戍忠謹

屹乎如山嶽之不搖愛之者以文潞公待之唐介諷之則
以爲拘儒不達時宜此其不與清議不能爲之解矣然而
老師柄政主上甫十齡自癸酉至壬午外無烽燧之虞內
寡萑苻之警雖天地祖宗之佑主上講學勤政之致而其
功亦有不容泯者天下有公是非感恩而欲刎頸者不能
私報讐而欲割腹者不能誣也當其炙手可熱時噤不發
一語迨其蓋棺則羣起而攻之吁攻之誠是也固宜權其
功罪酌於情法上不失主上帷蓋簪履之義下足爲人臣
冰淵鼎鑊之戒可矣奈何詆爲林甫盧杞秦檜似道未足
也而以操懿莽溫加之必使若敖爲餒鬼霍氏無噍類噫

亦太甚矣斯時也士類如狂其扼腕瞋目訾江陵者不問其素爲何如人必共稱之曰端人正士也其竊歎而微惜者不問其素爲何如人必共指之曰姦黨檢夫也幸主上聖明不盡從諸臣之請然受禍已慘不忍言矣昨見廣東按臣蔡夢說疏敘嗣修困苦之狀又詢荊州人太師母旦夕入土不異荒村貧老嫗不覺爲之墮淚嗚呼卽使江陵師之罪果出人議之外常赦所不原也其骨已朽其男已縊已戍已盡削籍其產已沒入官其名已爲人詬斥斯亦足矣茲無論嗣修若其老母固兩宮聖母召入宮中賜食賜衣優禮而厚遇之二百餘年人臣之母謂以爲隆際曠

典也一旦飢寒藁葬不將使千萬世有聖朝寡恩之議乎
當今老先生精忠粹德翊贊聖皇內外又安宮府一體一
獄之不平一人之獲譴所陰救而默調者不知凡幾獨此
未及豈以聖怒猶未釋不欲激之有所待耶抑造膝密謀
外不得而知耶亦或使恩歸主上不自以爲德耶某暗劣
感不足與此竊以張氏之禍慘矣其時亦頗久矣素所盡
力攻之者近亦惻然矣不以此時申救一旦嗣修死瘴鄉
老母死凍餓於輔弼之體不無少損孤兔之誼不無少憾
乎哉古之烈士感知已之義或收葬棄市之遺骸隱匿如
綫之遺孤視嚴禁如泛牘蹈白刃如甘飴當時往往原之

豈惟原之又從而用之所謂義不負死者豈忍負生者娶妾欲其罵人爾此道寥寥反面易心所在皆是某所以每讀往史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也憶劉御史臺被逮獲罪回安福其雅所最厚者亦遠避之某獨使皂隸毛欽持俸金五兩送之彰義門外劉卻金涕洟滿面歸而語其子今其子固在也吳趙二君受杖編氓某不遠數千里兩遣家僮候之二君答書千言惴惴以池魚爲戒今其書固在二君固在也嗟呼三君得罪正江陵師全盛時也乃不恤禍而候其深惡痛忌之人今死灰不復然而某宦情如槁木何所覲而爲此特以方寸不安老先生又以古賢相自待故

喋喋如此冀上全國體下慰公議耳伏乞寬其狂妄無知之誅諒其無所希覬之惻力贊蔡御史之疏或倡言於上俾嗣修不死戍老母不死貧此亦仰翊皇上好生之大德宥過之至仁張氏孤魂有所依而不爲厲亦調燮之一事也某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與大梁道劉公

臨潁之南小商橋者宋楊將軍死節地也楊名再與岳忠武裨將與金人力戰死之後得屍於橋下箭鏃升餘然金亦挫衄境獲保全語具宋史及綱目續編諸書所謂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禦災捍患祀典應血食者也嘗往來其地

問其姓名茫無知者而椎牛醢酒日事淫祀未嘗不低徊
太息泫然流涕焉弟昨奉使過其地與鄆城臨潁二令言
之以爲有關風化復親述其事於父老靡不感動爭爲建
祠聞已興工矣倘門下再懲惡之豈非慰忠魂於千載而
倡勇敢之氣勵忠烈之節亦持憲者之急務也惟留神幸
甚

與撫院袁洪溪

寓內藩臬郡邑之吏不知凡幾主上厲精化理思顯陟異
等用風中外乃明公裒然首舉輿情大協未幾璽書特畀
撫戎兩河兩河固明公舊治歌頌地也旌旄入境目擊赤

地白屋溝壑之殘喘流遺之餓人傷心垂涕他務未遑首
上賑救之疏反覆數千言詞旨沈痛區畫周悉所以起兩
河枯骨而肉之者無餘策宜乎主上覽之喟然太息大司
農不靳儲蓄金錢重費沛然亟發也嗚呼富鄭公活飢民
多自謂賢於二十四考中書令不知者謂其自矜知者謂
其不惜自暴以勸後人蓋趙營平之意也仁人君子用心
深遠如此不佞未嘗不歎今之民所遭重不幸也兩河餓
孳不知與富公所活孰多然而富公勸所部民出粟人爭
應之又發官廩不俟上請時勢固易也茲兩河部民有積
者肯爭應耶官廩升合敢擅發耶是明公所遭視富公猶

難矣不佞竊歎服泣數行下焉然有所獻於左右者四字曰務沾實惠而已夫此四字者非明旨懇惻屢下蠲恤之命昭於日月迭於雷霆者乎然而大不易言也何也好黠豪猾之胥吏爲計甚巧爲慮甚密鮮有不墮其術中者不佞嘗見郡縣賑飢村落四五十里或百里未必知之未能來也其能來者尙能步履者也而奄奄待斃闔門枕藉者卽穀如山積錢如泉湧能救其溘盡之命否也能來者環聚城市或數日或旬餘唱名不及借貸無從大半餓死及唱名而給者多係奸黠豪猾僱覓之人官見其形容枯槁艱難困苦之狀負粟而出喜曰可沾實惠矣抑孰知出

卽他人之有守候多日僅得僱覓數錢已乎其有不肯僱
覓者攜米而去則強健者三五伺之至小巷靜處或城郭
之外不惟奪米且並其衣而劫之此皆不佞親覩是每一
賑濟強梁者沾實惠而孱弱者受實禍矣是可不爲之深
思而善處也哉爲今之計宜令各鄉村鎮店各舉公正有
力素爲人信服者一二人卽以本處賑濟委之令其互相
糾察多立棚廠以煮粥寧就飢民毋令飢民來就又必時
刻散給毋令其爭奪至於顛仆此在當事者加之意而已
又須多差精敏畏法之人在在訪察或佐貳首領親歷周
視賑濟有法民沾實惠者小則量行獎賞大則迎勞給以

冠帶其有侵漁爲利與夫賑濟無法民不沾實惠者亦視其小大而懲治之使人人知上之不可欺而又不忍欺也庶幾其少濟乎然又必責之掌印正官不時舉其留心民瘼者一二人劾其不盡心力者一二人而後上下相維彼此相制卽不能人人沾實惠而如前之弊斷可祛矣公正有力爲人畏服雖僧道俱可使在知之真而委之專耳凡此俱明公灼知經略餘事而不佞竊有獻者桑梓之至情目擊之夙弊不忍默默也保甲之法旣以弭盜又可行賑不可不講也昨見邸報發臨德二倉陳粟以賑此尤主上渥恩但路遠不易致或令各處富有積者先捐穀或錢散

給貧民官爲立券如散穀六斗則俾其持印信票帖領穀一石蓋二倉陳腐食當加倍又省腳費此亦一道也倘富民不願又當設法務在通融不必拘滯賑飢如救火貴速尤貴力也明公下車不佞不敢以幣交又不能爲世俗稱頌諛語取媚左右謹布區區如此

與賑院鍾公

吳越旱疫從來未有主上惻然溢格蠲恤而又特簡忠亮仁恕如門下奉璽書往賑之此雖值時不幸不忍以此爲功然賢者所當盡力億萬生靈待以爲命亦千載一時也諺云巧婦難作無米粥斯言也束手無策者每每借口吁

婦雖巧難作無米之粥是誠然矣苟凝立釜側袖手視薪
熾湯沸而已則米不從天降不從地湧焉得有粥若乞之
鄰里質以衣服則有米矣今之守令際極重災傷而倉廩
空虛法令闕沮固難責無米之粥然坐視吾民之輾轉溝
壑困苦萬狀而姑以此自解又烏用設官爲也殫竭心力
如吾父母妻子之枵腹奄奄狂奔盡氣以求少濟未有不
濟者也救荒之政不止一端而責成守令則最親且切者
也彼處飢民聞天子霽發德音而又假門下便宜之權其
延頸跂足幸須臾勿死冀沾升斗者不啻水火之望拯倒
懸之望解也門下宜兼程邁發若抵地方當屏去騶從少

霽威嚴延問父老遍行村落仍出簡明條約人人各陳所見採而行之務使待斃者沾惠貪黠者斂迹斯不負主上選擇而使至意昔人活千人以上且冀後之興若持左券天道鬼神昭布森列報應之理不可誣也僕往家居值歲大稔嘗煮粥以食餓者男婦老幼雲集待哺亦先戒以勿爭奪勿越序自當遍及粥至則羣赴爭食釜盂盡壞粥流滿地互相蹂踐明日復然欲告之官府恐伎忌者以爲沽名攘善形已之短乃陰僱健夫十數持巨梃往來恐惕戒諭編以字號粥不足則視其困瘁狀給以錢多則三文少二文蓋得錢買粥但穀氣在腹雖極尪僊不死矣自冬至

春以此法行之四月麥熟相率羅拜而去嗚呼僕書生也
中人產也沾沾小惠且足活人矧門下奉天子簡命何者
不得爲何者不可爲是在加之意而已矣昨七月六日三
鼓夢上帝以勅授僕黃紙盈尺皆蠅頭細字大都千餘言
內有東南災旱異常可語大司徒破格區處覺而流汗次
日恐涉語怪未達宋公旣又思夢境明白如此安知上帝
好生不假僕以示意也遂以其事達宋公嗚呼亦竒甚矣
門下負經濟大猷前者封事一字一涕也僕於是行惕然
感觸又安知夢中微旨不欲以告宋公者告門下哉狗馬
病註籍服藥末由躬控外曩寄衷洪老書附覽雖豎儒常

談然有可備採擇者萬代瞻仰在此一行努力自愛

與衷中丞

某頓首奏記中州連歲大祲繼以瘟疫重以河工藩封民苦甚矣而諸衛更苦諸衛之中信陽尤苦曷言乎信陽尤苦也信陽爲中州西南隅介萬山中其地之膏腴者皆民田也其瘠薄者皆軍田也夫地土同列一郡而民肥軍瘦者何也凡爲民田者率印契絕賣子孫世世守之治渠積糞建廬舍植桑麻稅租之外優游卒歲得以暇力墾闢除芟安得而不肥凡爲軍田者許典不許賣卽用善價亦不敢以爲世業有力者目前非不修治非不收穫而無賴刁

卒百計垂涎其有力者身夕死而訟朝興矣其訟也本用價而曰強占本納稅而曰累糧本開墾而曰應伍本軍之骨久朽本軍之後已絕不曰我爲其一族則曰昔曾售我父祖也上司每以占種屯田爲恨每以逋欠子粒爲急凡告未有不准凡准未有不勝者何也孤弱之子易陵悍黠之口難敵而況斷以貪婪之衛官折以賄賂之證佐稍有遠慮者何苦竭力經營貽子孫之害如此田安得而不瘦夫田已瘠薄人又怠窳一遇荒旱爲州長吏率先期以災傷申告而衛官惑於左右動以申文獲罪爲解千百戶以下又恐蠲恤而不催徵已無所利也往往同列一城州有

災傷而衛無災傷州有蠲恤而衛無蠲恤事關軍儲急於
星火發檄之吏人盡蒼鷹承檄之卒人盡乳虎囹圄桎梏
榜掠慘毒姑置弗論不佞家近南門官廳三間老幼男女
貫繫充塞疾病穢汙不見天日至有無寸田爲業者無一
丁送食者死者甫出又捕生者而糧竟不完故盡室逃亡
盡室自縊上司猶以慢令督責嗚呼此獨非父母所生名
爲人者哉奈何草菅若是也該衛凶荒三年矣今春至夏
雨澤全無塘竭泉枯河流亦斷人以稻田爲命茲栽插絕
望西成毫無覲矣雖二麥薄收而債主逼勒十去六七矧
催徵者動以積逋預徵爲辭區區升斗何能了公家之務

病妻弱息所值能幾如之何而不村落鮮人溝壑盈齒哉
明公雅以仁厚存心正直著節茲奉天子命填撫兩河下
車未久惓惓以通民隱恤民窮爲首務而信陽凋瘵可憐
如此衛官畏威而不敢申士夫避嫌而不肯達明公曷繇
知哉不佞不惟生長地方而先君以上世爲指揮不佞又
胄子也以故衛事知之頗詳憫之獨甚明公試一留意行
文該衛凡遇災傷許與有司一體申請隱匿後期治以重
罪又乞查該衛屯糧見徵若干帶徵若干預徵若干目今
秧苗栽否麥收幾分被徵佃戶家產盡絕與逃亡及爲人
負累無所控訴者作何處置小則兩道計議大則特爲奏

請所謂寬一分卽受一分之賜也昔汲長孺矯制發粟富
鄭公極力救荒皆委曲有不自由者明公開府中原何者
非所當爲何者非所得爲在一注念間而生死肉骨其意
無窮矣

上史府尊

僕家世介胄至先父指揮承襲慨然欲立功名於時不幸
爲人誣擠羅織成獄世無張子坐視深冤莫爲平反僕方
齟齬私竊痛恨用是感激讀書妄冀寸進以雪極枉稟受
尪弱復罹家難致耳忽忽如蟬鳴自甘廢棄進取念絕顧
夙願未伸俛仰兩間置身無所後隨諸生游梁謬廁鄉薦

父卽捐館祖母繼終情同合伯寸祿未沾志感緹縈尺牘未上歲時伏臘拜掃松楸未嘗不長號攀樹天爲苦陰也幸當路大人廉而憫之盡反成案申之本兵覽牒稱屈破甑復完枯骨再肉祖宗血戰之魂先君不瞑之日少慰重泉僕卽肝腦塗地尙曷餘憾僕不佞十二三時卓然以聖賢爲必可至屏棄訓誥務求實地恨立志弗堅奪於舉業然亦不敢溺而忘返時時廢書太息年踰三十汨沒無成脾胃素虛飲啖稍稍過度輒痞悶累日藥籠醫冊頃刻弗離母袁氏年踰六旬更復多病父昔繫獄僕才襁抱艱難營救盡出母氏奉姑教子備歷辛苦僕旣以廢棄無用於

時敝廬薄田先世所遺敬守不敢輕鬻蒸嘗婚嫁人間所
需勤力可辨躬耕奉母苟全性命寧復有他覲哉明公蒞
我汝南苦心實惠漢吏以來不多見也僕雖竊伏草野聞
與人歌久矣又且館開鄭莊榻延徐穉廣詢民瘼有如饑
渴僕不敢懷刺叩闥非但懼私謁之嫌亦以懶病疏放無
益左右耳乃明公過聽檄下學官查僕素行捧讀流汗若
無所容夫表揚節孝用勵頽風爲政首務也顧近世蒐舉
往往有力者孤寒寒素窮鄉荒落卽有竒節人誰知之知
之誰爲言耶夫終南捷徑徒舍猿鶴而慕軒冕非有覆餗
折足之累也而見誚當時貽譏來代矧盜名眩世有甚於

此人或可罔天其可欺僕學不加人行猶混俗用世初志
既以病妨延譽廣交皆爲長物况人易改節論必蓋棺來
檄獎予不肖者毋論不敢當恐未可遽信矣如同檄節婦
某孝子某或日擊不誣允宜厲俗若僕者只自媿汗耳府
檄初下僕卽以懇悰累達學官及諸生冀轉聞矣而案牘
尊嚴不蒙諒允茲復覆核愈增皇恐伏望明公察僕區區
原非矯枉俯停前議其同檄節孝乞速施行勿爲僕沮則
風世之微機以德之實變並行不悖倘天假以年僕當感
知已大恩勉力前修永佩德教傳諸來哲以爲美談若陽
辭而陰釣索價以沽名則良心炯如鬼神昭布萬萬不敢

也卧病委頓未能匍匐疏陳遙瞻台席曷勝悚息

與王春陵大司馬

某有迫切懇衷敢披瀝於老公祖幸垂察焉先父指揮爲人誣陷茹冤以歿某間關萬狀瀕死者數始獲昭雪而先君易簀時執某手猶以署級爲言若欲某白冤後承襲祖職效力邊陲稍拓先業以是永訣之詞銘之肝肺而稟受匪弱不能騎射乃教兒子延世學劍學射萬一少酬先志辛巳承襲比試左右馳射後試文字謬居一等一名蒙本部咨送遼東送別揮涕以不立功不生還勉之兒子亦慨然以此自誓及至鎮值虜大入隨大將軍出塞因追虜迷

失道大將軍遣健兒尋覓與家丁獲級歸蓋自是家丁重傷因而物故於本鎮者二人失散者一人後奉旨回衛及查理前項功次又奉嚴旨行巡按御史有無臨陣冒濫查明具奏彼時按院嚴行兵備道及各營將領查係親臨斬級合鎮大小將士及軍伍等連名共保如虛甘罪回覆本部覆題始奉旨陞指揮使與黃緣詐冒者不同也昨見本部重修邦政內一款凡別鎮獲功本衛敘陞者子孫承襲之日以所獲功級仍於本鎮敘不願者就行革發無非杜冒濫重軍功至意但延世所獲功次除本鎮巡按御史查覈外又奉特旨嚴查至合鎮將領士卒共保甘結此有何

術能使數萬衆保他處一指揮哉原牘具存自可查閱今不聲說明白子孫承襲之日既不能於遼鎮敘功本部必將以新修邦政爲據所獲三級不免盡革是捨命異域辛苦血戰之功與冒濫欺詐者泯沒豈惟泯沒而負冒濫之罪之名何以爲人臣何以爲人子哉用是哀鳴鈞台查理前項案牘係特旨覆勘之功與尋常查敘者不同給一執照以便子孫承襲不勝懇切皇懼之至

與洪肖泉年丈

旌旆之按遼左也不肖先有報慶之役事竣抵家母子俱病聞明旨覆勘小兒功次擬具尺素以達不惟修途莫致

抑且避嫌不敢居無何母病不起不肖卽忘摧毀厓悴之
驅幾乎不免奄奄餘息困伏苦塊新春部檄下始知小兒
微績始終查覈盡出鼎力不然馳驅氊裘之隊出入鋒鏑
之林遂至湮沒因歎漢時雲中首功幕府差級戰士解體
向值臺下寧有賞後之缺望哉此雖臺下謀國之忠不私
之誼顧不肖感結世世曷能忘也狗馬病小愈能粥扶杖
強起北嚮再拜專使以謝附將素帛抒此下誠蓋同袍寒
暄之常幸垂亮焉

與撫院衷洪溪

某頓首頓首死臯死臯先祖母耿氏伯祖母周氏俱係指

揮嫡妻俱十九而寡七十以外而卒又俱家貧相依守節者五十餘年向以明例子孫不許自行陳乞後遇覃恩許節婦孝子有司勘明題請本州師生遵例結呈州府學道具呈兩院又行布政司重復駁查首尾三年幸而竣事按院劉老公祖疑年遠未卽題奏夫節義之事爲政之首務地方之美事也未奉例旣不敢自陳遇例矣查勘明白又以爲年遠是窮鄉下邑貞女節婦生旣備歷辛苦死竟湮沒重壤不大可傷也哉夫表揚節義但問其真不真耳年之遠近明例所無不必拘也事果真無論當時豈無前代忠烈鬱鬱未白後世始褒表祠祀焉者事果非真則朝物

故而夕恤錄何益激勸祇令爲善者解體爾語曰蓋棺論定正恐其不久也茲乃以久廢阻耶某不佞嘗私謂人子於親情雖無窮當以義事之然後爲孝故親有善可紀而人子不能闡揚是謂沒親沒親不孝也親無善可紀而人子務爲粉飾是謂誣親誣親不孝也二者不孝罪均然而沒親者善雖未彰善固在也誣親者旣欺其心又欺天下後世罪不尤大也哉故某生平兢兢不敢妄爲人作誌銘懼涉諛墓之譏今乃忍自蹈之哉矧先祖母故後僅二十年已經兩院月給薪米又俱收之實錄非倏然無因而起者伏乞台臺一閱原牘自昭然矣今歲首已控之政府及

禮部惟俟會題至日覆奏茲竟寢閣每一念及痛哭先壠
行道聞之亦爲墮淚徐老公祖持憲初蒞某不敢以刺通
唯是素邀老公祖之惠又兩教中州風化之事乃惓惓留
神者故敢一抒下忱尙轉達接臺再加查勘如果非誣早
爲題請俾泉壤孤憤幽魂待此少慰而烈婦貞女知一時
雖蹙湮沒久而自章其補風教誠非杪小若區區報劉之
志與夫感激私悃卽化爲異物亦不敢一息忘也臨楮不
勝悲痛迫切之至

與沈龍江宗伯

病伏荒廬萬念灰燼惟仰懷高誼末繇酬報以是爲恨不

肖於世間事俱不敢與聞或震老時示邸報每見老先生
歸志甚決主上眷留益篤夫大臣進退與小臣異老先生
又事上潛邸以至今日君臣父子恩義兼之奈何以一去
爲高也妬婦之口何所不至往古聖賢俱所不免皦日在
天豈以氛塵輟照耶老先生幸堅斯志毋涉悻悻之迹茲
非中外輿情攸矚哉外瀆先王母十九而寡七十九而歿
歿又二十餘年子孫不敢陳乞幸逢恩例本州師生具呈
有司督學轉呈兩院蓋駁查數次往返二年計秋冬間始
克會題可謂至難矣不肖待溘殘軀顯揚無覲報劉之情
惟俟此舉且藉以見先君泉臺敢乞老先生閔惻維持獲

與表間之列不肖卽化爲異物不能忘報也懇切之懷又
雅辱知與廼敢具吐惟崇亮焉

與王鳳洲

前見南科論明公事甚不平詢之人曰曷言乎王司馬之
禍爲中丞公激之也人曰分宜父子旣甘心忠愍亦畏公
議中丞公時爲郎與二三君子哭忠愍痛相嗣聞而惡之
謂所親曰胡不移此哭乃公繇此司馬公不免嗚呼司馬
公之寃不繫中丞公哭與不哭也卽繫於哭則一時義烈
憤發以戰陣無勇之例推之乃所以爲孝也昔漢暴彭越
屍有哭者夷三族而樂布哭之夫明知至慘之令故犯之

後世且多布義茲忠愍非越比又無禁令乃於不可知之
事不可測之禍傳仁以孝子耶至以明公爲不當住亦非
也蓋肅皇帝明聖司馬公之獄非上意也丁卯伏闕固已
昭雪一二矣然贈諡諸典未及是可以已乎今一命以上
必以顯親爲榮矧司馬公勲伐在社稷又罹極寃竟爾湮
沒焉用子爲當是時恐啜粥廬墓爲小節矣人見明公之
仕由臬而藩而罔卿中丞廷尉也以爲明公必內喜孰知
明公每一遷秩之痛哉或曰王哀之不仕非歟嗚呼司馬
氏篡賊爾欲掩喪師之罪而殺無過之人正所謂不共戴
天者也是可以擬明公耶至於沉湎縱飲則僕未數侍杖

履不能知以意度之必分宜當國時明公畏禍故以此自
污不則洩憤宣鬱昔人所謂長歌之痛者耳泥其迹而不
諒其心卽大聖大賢且不自於天下况後人哉雖然凡此
皆不足爲明公累也明公之爲累者名耳夫名造物所忌
也僕誠譴陋無知識然竊觀明興二百餘年卓然藝苑未
有如明公者豈惟今時卽往代亦未可多得此天人共忌
可畏者也眉山氏雄視一時徒以語涉譏刺輾轉狴犴
嶮嶺海時人之心未已也而明公筆記卮言諸書直斥無
諱迷途指南學者固德之然不俟名山之藏卽貴洛陽之
價其孝子慈孫門生故吏何以堪也而明公位日以顯則

所以盡力於搏擊者固不待智者始知矣况與角去齒又
乘除之數乎明公達者此等事籌之熟矣矣俟僕言所以
言者則以雅受知遇故一白明公之心亦欲明公鑒四時
之序毋與造物爭輝我貴之旨毋爲造物忌此亦區區願
爲門下忠臣也僕不佞頗知自樹非以明公名高天下故
爲此阿附語覲互標榜以延譽惟明公察之新刻大集懇
祈示教毋日子方以儉德風我吾如子言姑俟子雲於後
世矣

又

老先生出人間世欲與管城子絕交某敢以文請顧有懇

衷諒老先生必憐而允之先君雖武弁而所交皆當時名
士慕古節俠慨焉有死綏之志不幸爲人誣擠含冤以沒
易贊際尤囑不肖不必求位高者爲誌銘止乞當代如韓
歐者作一小傳足矣不肖雅辱門下知與不敢輕啟卽昨
至觀中亦逡巡不敢言也繼思之賤軀素弱多病狗馬齒
浸艾矣卒然先朝溘何以見先君於地下用是白於左右
老先生倘有意乎徐當專請幸矜烏烏之哀不勝懇泣

又

先君歿且二十餘年墓道片石未具誠以孝子慈孫不忍
死其親無論有力者卽稍知文墨遊縉紳間孰不有以掄

揚之而善士盈天下矣夷考其間乃有大謬不然者是以
欺視其親而以欺亂天下僕誠痛之寧親之無聞而不敢
藉顯貴者揄揚也雖然先君武人也抱忠孝之志不惟不
獲表見抑又茹恨以沒爲子孫者視其湮滅且無論他人
卽一二世茫然莫能述也忍乎哉僕之以狀請蓋爲先君
辨寃非爲先君延譽也門下葆真塞兌誓不作文字障况
諛墓尤所厭者昨據血誠乃門下慨然允焉豈非鑒區區
之惻微異夫世之所謂孝子慈孫之用情也乎悲感長號
謹專使跪懇敬奉來諭不敢具不腆之幣惟是沍寒勞記
室膳錄用酬一飯之需非敢贊也惟門下哀之營之

又

丁丑春博士王君之貴州曾附小啟奉候居無何僕亦歸
省老母竟不知前牘得達否門下道大不容靜頤祇園南
面之樂且弗易矧一官耶僕抵家倏二載戀戀慈幃不忍
萌膏車念西圃棗柿二樹相傳先高祖手植物幾二百年
矣虬枝森束冥濛葱蒨如層巒疊嶂秀摩蒼穹乃于其下
砌石爲臺隨根蟠屈建一小亭護以石欄可環而眺昔使
隴石登華嶽絕頂下宿青柯道院夜半仰視三峯如巨人
聳立肩以上蒸雲封之斜月悲風怖而閉戶自謂生平絕
竒茲夜半坐亭中仰視樹顛若青柯所見又思先人手植

之勞附喬木世臣之義因名其亭曰喬峯乞門下記之藉
有聞於來代然不敢望也陳晦伯新刻一種並烈婦錄奉
覽曩索四部稿已有惠者毋煩再賜餘懷不悉

又

曩對客語直洩憤懷非冀左右德我乃公忘年下交至反
覆見諭可泣鬼神公所以見信天下後世者寧藉此耶佳
卷移惠珍感仰瀆喬峯亭記不知輒撥冗否倘成得小楷
刻片石實出望外矣麟洲公卧病謝客未敢數謁僕歸省
倏忽三載暮年之母多病之子相依猷猷甚適而乞休轉
假遣使四上懇懷莫達不得已卒卒北發驅馬投刺爲往

日伎倆南望故山懷抱作惡然一入都門此語那可告人
誰復見諒辱公之知一吐爾

又

不肖自南歸已鬱濕卧病甫十月老母背棄人子值此卽
壯夫且莫支矧以疋悴當之非緣摧毀幾不起矣老先生
閔區區烏烏私衷慨然爲先君作傳家僮持歸不肖正困
卧苦次憊劣之極不能讀也久之進饘粥目可視物扶杖
强起跪誦焉長號復爲隕絕盖傷先君之寃得鴻筆暴於
後世而又追惟往事先母拮据苦辛今不見也若感激微
忱則世世爲牛馬犬豕不足報矣少司寇之命三辭而竟

得請也甚善不肖竊以爲聖上起者碩資老成以興太平
此千載一時也門下經濟宏猷乃竟以文章掩乎如不以
綸扉事業易祇園丘壑獨不可輒起爲先司馬贈卹渥典
而後返婁江之棹乎此在老先生必有說非膚淺所知幸
示以廣不肖也待溘餘息不敢通一字於人亦絕不忍言
世事惟是感知已高誼不覺輟哀一吐耳菲具申候匪云
報也仰冀慈亮餘懷哽咽不宣

又

客歲辱翰貺慰唁不勝哀感敝州荒甚輾轉稱貸僅克襄
事上慙勿悔之文下切傷哉之歎病卧先阡幾至不起雖

人間酬應一切謝絕而每念高誼輒爲感泣茲者小愈謹
崙家僮持不腆抒此下誠遲遲之罪想見諒也外報慶錄
者紀奉使歷覽名勝與所接奇士高人之蹟也藁成未及
刪潤值此大變摧擗中以爲同糞苴棄之矣昨者曝書忽
於亂紙內得之漫視亦不知作何語復欲燔毀竊思數千
里乘傳舟車館穀糜費縣官又獲便歸省覲湯藥含歛少
釋終天之恨孰非君恩哉故復存之識一時之遇匪云敝
帚之惜也不肖家世橐韃棄習鉛槧已非本業且資質頑
下索居寡與騷雅門戶懵然莫究門下雄視往古主盟當
代凡得片語卽可不朽不肖素承知遇何忍自棄以是請

正冀加塗抹仍乞數言庶幾章君恩於永永非不知門下
絕交楮穎誓願甚苦敢以蕪穢輕溷清虛第廬居迄今形
神胥槁恐卒然有不可知者故不能脉脉耳附青雲而聲
施後世非本心也惟諒管馬力疾布懇無任皇悚

又

辜積不滅倏忽禪除栝樅之痛未釋松楸之戀更切四月
初控疏乞休政府力止不令上又移書督責趣之硜硜匹
夫之志寧可見奪徐當再伸前議耳老先生道體近復何
似眠食適否有俗客溷否牛山無礙禪師久住儆州昨苦
爲管登之請去俾主天池此公堅忍精進老先生試一叩

之當互有利益耳去春得五奇石其三爲微藩物國除棄
之荒棘宗尉售我似太湖而色類老松二高五尺餘峯巒
巖洞俱備而中一峯頂白若積雪其一高丈許如枯樹正
視作虬龍攫拏旁視如大士俯首立擊之清越餘音久不
絕微庶人有愛石癖此其最珍者其二爲錦川高僅數尺
玲瓏崢嶸古色黯然則分宜物也敝同年葛君袁州載還
見貽當二氏盛時此石孰敢睥睨茲乃落寒士王生手信
有數哉城隈隙地鑿池爲橋寘石池上北建亭十餘級可
俛石曰瑞雲亭後有軒曰疊玉亭左爲樓三間高五丈正
對賢首山重嵐飛瀑近在眉睫西亭宗正爲題曰見賢樓

西爲堂高三丈而不蔽山曰蓄德登樓啟牕環申皆山千里在目貯書數萬卷及古今圖畫之類命之曰丘園其視小祇笑啻枋榆之于扶搖而小大各適亦足以老死此中矣老先生肯惠我片言乎誠欲附之大集以有聞後世毋又讓輕恩左右也敬美公棄方岳若傲屣高風峻節可厲澆漓近聞晉陟清卿去建康一水而近能強起仰答特知否今亦具一牘候並乞丘園之作如已鼓權希便寄之老先生澹然於世無所愛慕不敢以俗儀往羅漢一卷家藏甚久敬奉佐曩致三教圖屢乞近刻不蒙見答知欲掃除文字障第譁流震旦當爲何物學人於此承藉實深幸夫

先生教之

又

曩承老先生惓惓之諭遂以客秋北上未幾叨貳辟廡日
與諸生講肄歸卧苜蓿齋中中如老先生秘旨試之茫無
下手處乃知天限濁骨不可力爭有宋徐節孝先生患此
猶甚絕不治之所見卓矣僕何敢望節孝先生於萬一獨
生平慕其卓行而又私喜支離無用以自全也革除味議
賴荆老主持得達於上顧事體重大俞附錄一節孤臣耿
耿庶幾少盡方圖返服乃又有玉牒之殺病廢之夫數月
之間受恩如此何敢遽爾言去而胃疾漸益日不能一盂

粥陽和張君旬日間尙與僕圍棋賭墅夜分持子不下慨然以脾症慮且約爲匡廬之隱無何竟先遊岱僕奈何以身殉一官哉老先生再起殊慰中外之望第萬不得已答主上渥恩所謂衆人固不識者竊窺雅抱恐旂常偉績終不易祇園一壑也做省大侵聞江左米更踴貴以是俱爲畏途偶值便羽匆匆奉候正苦齒痛百不鳴一惟老先生亮之

又

前者偶聞敬美先生之信以爲年甫逾艾偉抱未竟家世積德而又冲夷澹泊塵網莫撻洞達二氏非甲子能圍奈

何遽爾後稍聞非紿則南嚮悲淚爲廢食者累日又念老
先生篤於友誼必不能堪然此晝夜常事雖不敢謂涕泣
爲癡人卽以世情恩愛解敬美公位躋九列名垂千載佳
兒滿眼穆叔之所稱述王筠之所誇詡未之過也老先生
宜寬慰勘破何言何言生芻久缺非但南北修阻苦無紀
綱之僕亦以病鬱掩關若在深山老先生想亮之也茲以
哀誄獻之靈牀愴結之懷穎楮曷罄

又

鄙人乞休之意不告妻子不謀朋友乃當路苦不放蓋爲
鄙人十五年史局撰述編摩效有微勞一秩未遷爲其衙

門體面惜耳使鄙人勉出不過以資陞二級或再與分校各省主考之役收士百十人耳此二事何關身心奈何強所不能以殉之乎管登之書來爲生死大事與鄙人訂天池之約茲非鄙人所能自念生平不曾枉殺一魚鳥之微至於赴急賑乏則不量力而爲之至若姬妾之奉侈靡之享尤所不欲每遇迅雷掣電壯夫無色鄙人可披襟露坐對之如此行徑似不受地獄之苦焚香小齋彈琴奕碁靜以待遊岱之期如斯而已矣生天成佛在靈運先後未敢必也一笑一笑做州百里而近有地曰楚王城耕者往往得盃鼎諸器而完全者甚少昨老農犁地丈許獲二銅盃

中貯水清冽聞之作薔薇氣農棄水而懷二器以出鄙人以數石麥易之又小兒在遼左獲玄狐皮一張此物彼處珍之過於貂皮可作一坐具二古器可列奩中併羅漢卷真七寶浮圖上照耀大界矣

與王麟洲

某家世橐韃不蓄墳典猥以胄子例承世業而尪弱復多疾病弗能挽弓馳馬效力疆場重以先子罹冤門戶衰落因之感激涕泣勉從塾師求通章句冀識姓名爲父雪憤稍試主司漸加獎誘然慕古好奇頗由於性申多山水時時獨出修林幽壑天日蔽虧樵牧不至之境愛其闐寂坐

巨石漱流泉因便藉草暝色四至往往皇惑迷其歸路中
恒痛咎輒自解曰天生此軀當不作豺虎食也嗚呼迂僻
若此豈能匍匐跼蹐取適宦徑哉做壤荒落見聞不廣握
牘先民浩焉興歎尙論近代仰公兄弟不啻二程兩蘇幾
欲負笈吳門畢此傾囑而慈幃垂白懼於遠游每登賢首
高峯凝神南睇龍巖洞庭之間彷彿侍杖履而哈咳唾焉
者則又惘惘若失書責沈之文於壁也丁卯都門謁公郊
寺忘年下濟欸語勤懇未幾先子事白冒暑南旋旣聞主
上悼司馬公深寃復官優卹二公相繼起用悲憤私衷差
爲少慰而苛姦織人覬攫腐鼠遂忌鷓雛直可發達人一

矇耳出處大節公講爛熟天生公輩付畀甚重卽終弗遇
塲屋布衣林泉亦足以震耀永世矧聯鑣藝苑並馳天衢
哉某雅無宦情蒙恩儲養尤非其地公私訓誨皆悠悠自
保之談懷刺於門策馬於市種種無非惡境安能舍灌園
饋榼之樂爲此拘促乎迅曜流波千古才瞬一先朝露永
無寤期末侍几席則耿耿抱恨者爾婚嫁稍畢當從公遊
鴻便略布積悃近著倘惠數種開我鄙陋大願也臨楫瞻
戀不備

又

昨過仙里恍如夢境精舍片語散去卽祇區且不得奉清

誨奚論其他夜發婁江惘惘者久之因歎退處吾人常事
何至不得已如義山所誦未見一如溜流所譏毋亦以仕
爲家之多或有所覬與避者未易談與公名滿天下齒未
及艾以二十餘年制科而臬臣特起又令甲希曠盛典顧
冥飛天外曳尾泥中此何所覬與避卓哉王君足爲仕途
解嘲矣僕顛毛種種守七品冷局且猶行役馳驅也登公
堂得無汗浹背哉抵家鬱濕卧病兩月茲幸強起屬南鴻
便奉謝夙愛兼致傾豔私衷邇者名山之副不靳惠教幸
甚

又

客歲寄一札奉訊值道從都門未旋雖數得長公老先生
誨言而於門下若未通紹介者悵悵如何門下始晉清卿
尙涉淹滯而中外大快則秉政日近人情賢於夢卜詎不
信哉僕禪除年半一切灰心不獨宦途而已乞休之疏三
上而三不達茲不得已夏秋之交勉爲一行近獲竒石置
之丘園亦頗小適舍此而戀升斗何顏與石丈對哉大書
敢乞一二刻之瑞雲亭中當與吾家如礪之誓共遠也

答王元馭宮詹

拜嘉腆儀南望感媿莊誦手教勉以進修甚盛心也隱憂
預圖之喻見老成淵慮惓惓忠愛之念顧有難爲言者亦

非筮進小臣所敢知也主上英明昧爽視朝天語宏暢新政煥然寰宇無疆之福也穆宗莊皇帝升祔有期昨閣試以廟議詢諸生某竊有所不安謂宜復祀睿宗于世廟百世不遷尊崇爲大且以義事睿宗亦在天之靈之所甚安世宗一時孝思無已之心未遑他計者之所望於後者也反覆千言不敢爲首鼠之說或者謂武宗世宗兄弟非昭穆也宣宗睿宗俱不必祧此一時不得已權宜之術恐天理人情之極仍有未安者天佑國家聖聖相繼世次無窮又將何以處之固不若復睿宗於世廟之爲當也不知老先生高見如何希惠教之幸甚留院清暇神精益粹不日

入輔聖主凡大典禮大刑政必有允協輿論輝映簡冊者
不獨雅辱教言者私慶而已入秋病痢註籍調攝使旋又
速輒附伸謝

又

去歲仲春家僮得老先生素翰歸也老母已背棄兩月餘
矣病卧苦塊不能讀又一月扶杖強起始能讀也則慟號
隕絕何也老先生兄弟以經術起家忠孝振世所以尊顯
奉養太翁者可謂至矣盡矣太翁上壽完祉人世無兩道
然仙去老先生尙摧毀憊劣如不欲生小人有母辛苦艱
難生不能備娛愉之養沒不能徼贈卹之榮雖賢愚貴賤

不齊而劬勞罔極之報寧有差別也耶反覆思維先將軍
寃死賴鳳洲公憐而傳之可附以不朽亡母所遭更甚先
將軍非得老先生一傳何以道不肖之罪不肖此意非但
老先生海內宗工齊驅鳳老莫敢軒輊實以老先生純忠
純孝方在讀禮時觸風木之悲動同病相憐之意焉爾故
非他文辭敢煩記室也謹哭告先慈專以狀請不肖與人
間事一切成不然之灰不獨宦念所以顯揚者止此惟老
先生憫之不腆之具亦惟老先生鑒之荒迷哽咽不知所

云

上王荆石相公

某抵都月餘值老先生輾輟機務杜門靜養某亦途受暑
濕寒熱交作病瘧困卧伏枕呻吟輒有懇慙敢昧死陳之
惟老先生垂察焉某稟受素弱先君之寃無力昭雪悲憤
鬱悒致耳虛鳴然亦時發時愈癸未廬居摧傷過度漸成
重聽所以疏乞休致者非能慕丘壑之高知止足之義徒
以詞林清秩以病廢之夫廁其間人卽不言能不內慙又
數年習靜山中頗悟空華之旨一褐之外卽爲長物寧復
興前薪之歎來小草之譏乎乃老先生吐握忠勤垢汙含
納手書督趣大義凜然所以力疾遄征渝誓墓之苦實以
區區膚議懷之十年不及老先生秉政時一言是終無可

言之曰矣膚議者建文革除景泰附錄二事也辛巳四月嘗白之江陵相公止不令上壬午九月又白之蒲州相公面諭使上旋止之彼時亦白之今元輔申老先生矣往伏謁老先生時袖此疏藁請教因覩老先生毀瘠骨立之狀歎息逡巡不忍呈溷它日問之鳳洲公可知矣某不肖濫竽纂修者數年歷朝實錄咸獲莊誦每見詞垣諸臣建白相繼非盡職掌也上每嘉納而下亦不以爲越俎嗣是則寥寥矣所以然者非今之史臣有所畏而不敢言亦非禁之使不言也蕤苑清華密勿論思往往是出蓋有所待不輕發爾某病夫也不惟無諸臣之心而亦無諸臣之福河

清難俟自計甚熟尙奚待耶區區十年之抱不一吐露顧
循資逐隊受一官而去是某之來爲一官之榮也嗚呼使
某以言而獲罪當甘如飴而某所言史職攸關非敢出位
也使某所言而闕不行也卽爲後世張本亦可也謹先以
疏揭呈覽惟老先生垂教幸甚

答荆石相公

伏承尊札知老先生欲歸誠切不計其他又有女弟之悼
一歲之中骨肉凋謝聞者且不堪况老先生身值者哉破
淚強歡懼傷太母心此昔賢恒言不稱老作嬰兒戲之至
意也求退之疏披肝瀝血情殫詞窮無復可繼矣願上慰

留愈懇疏中所第一痛切者已病不支母精神漸減一門
食指雖多至親相對五六人耳歸家調攝時展先墓志願
畢矣所謂勇退所謂見機非本旨也某竊謂老先生忠孝
之誠天地鑒之第未深思其不可耳方今東南旱疫道殣
相望西北麥幸薄收而大侵之後私債官逋一切倚辦二
月新絲五月新穀卯糧寅支所存已罄輦轂之下舊稱富
戶巨商近復消乏而脫巾操戈之徒此方正法彼又倏起
若蘄黃之盜所在皆是第未敢先發耳目下聖躬靜養久
未視朝儲位尙虛人心皇惑貂璫日熾緇黃日多淫巧靡
麗之習愈禁愈盛財黷耗而不知俗潛移而不覺凡此皆

宰相事非六卿諸司各司其事所能與也老先生起家耒
耜致位筦樞而荷上特知殊眷有諸臣艷羨所不敢冀者
當此之時卽上厭之逐之亦繼繼低徊上做三宿出晝之
意下慕終南清渭之感可也矧上渥寵懇留乃必執志弗
渝浩然而去耶夫值承平則共享遇艱虞則遂去老先生
之心雖爲母真切不遑計其他千百後世責備賢者不將
有遺議乎哉老先生意謂三相當國自足幹旋無妨獨退
不知五臣十亂各據其忠五味八音共協厥美君子滿朝
太平盛事若蔡澤之說范雎則傾危策士之談智巧避禍
之計非所擬於門下也某猶有過慮者三吳輕佻易搖際

此荒歲必不肯枵腹待斃萬一賑救不足奸黠煽誘百十成羣假稱貸而肆劫掠至於桴鼓晝鳴干掖夜警此時奉太母家居何如赤縣暇豫不啻清都天府之安適乎宜趁此秋涼勉爲一出講求弭災消變大計俟聖躬安康積誠感悟盡力扶持早建元良養正作聖然後奉身而退始終完節自無間然但堅必去之志何妨少留以副衆望狂瞽之見惟老先生深思熟慮不以人廢不勝悚息之至

又

連日炎暑未敢奉謁某亦以胃病服藥忽視大疏不勝歎服忠言危論流自肺腑宜主上溫諭懇篤雖未及施行計

聖心亦或感悟矣某且讀且泣私念當此亢旱祈禱未應
卽未有求言之令凡有一得之愚亦當直陳少裨修省萬
一矧某備員宮寮歸念甚決一出春明瞻望闕廷不啻天
上悠悠而仕碌碌而去含恩報德曾狗馬蟲魚之不若且
不可言人何言臣乎用是直據芻蕘之見可以溥渥澤宣
幽鬱者五事謹先呈覽幸老先生教之仍乞維持其獲行
與否獲譴與否俱所不恤庶幾盡萬一之忱焉耳某不勝
激切悚皇之至

答王龍滙大參

某家世橐鞬應承先業多病困瘁不勝負戈棄去習佔俸

雖於文字無所解而私心好之以故弱冠遊梁游燕已知
當代宗工如門下暨二王汪李諸先生矣諸先生幸奉面
教尺牘往來頗狹獨於門下未操杖履從之嘗以爲恨昨
沈宗伯公以病憚於把筆而謬以壽章覓委某竊念俚語
卽無一當尙可藉是通姓名於記室遂不自量爲譖爲竊
方切悚汗乃翰貺遙賁山中時正炎酷倚長松臨巨壑琅
琅讀之如飲沆瀣而御天風也門下壯猷未竟此自柄世
者之恥然完名全祉貽不朽大業於永永所得仲孰多耶
某記先君言爲某僧後身五臺名勝數數夢游倘狗馬病
良已一瓢一褐訪明公於煙蘿金碧間志願畢矣羽旋敬

謝西望惓惓不盡

上亢水陽宗師

春暮值道駕駐申二三子得侍杖履師弟之情宛如父子
不惟山川草木因以增重一時士女詡爲美談何其幸也
小坊蒙我師勤念今已告成經畫費用皆出本州雖張守
下士敏政素心然足以仰見我師聲教威令使窮鄉僻郡
人吏奔走奉命之速如此區區遭際託之不朽遙望門墻
敢忘所自耶願某心有所不安迹有所不自者敢爲吾師
陳之竊謂牌坊之建將以旌賢勸能以樹風教某一介鄙
賤讀書修文不克樹立雖謬領鄉薦亦以後時且生而多

病自念疎愚不能策勵以自表見重以積惡通天先君背
棄號呼震裂恨不卽死徒以祖母七旬有五風燭靡寧報
劉之苦乃今任之老母幼弟相依以立負罪苟活已爲漏
網一旦建坊藻飾恐非焚疾中人所宜恐道路喃喃且笑
且罵曰崖何宜覆何人也寢苦枕塊何時也而顧爲此身
非犬馬心非木石寧不動念然亦有不得已之懇情焉耳
某家世武弁不知詩書至先君始好筆硯勉論不肖百倍
常情信陽僻在一隅無師友之助又無名山大川可以觀
覽開發晚爲文章如瞽者無相俎俎終日莫知所之閉戶
自慙不爲人知然亦不敢求人知也我師以藝苑宗工獨

持文柄睥睨海內特承簡命振教中州一旦拔之衆人之
中置之諸生之上殷勤延譽遂濫鄉科坊牌之建在某不
足言然因以感激奮勵或他日不碌碌於世累我師知人
之明一也信陽設衛以來幾二百年矣武職子孫相沿不
學至弘治戊午先外大父袁鎔以指揮應襲魁河南於今
又六十年矣某蒙我師教育亦以是職是年領鄉薦氣數
符合咸謂不爽時武職應襲游州庠者已五六月人從師讀
書者又彬彬爭奮矣使有衛者概若此或庶幾有知大義
曉兵事者以副我皇上拊髀之思則坊牌之建又轉移鼓
舞之一機二也先君指揮某居官三十年蒙當道薦舉者

二獎勵者十九至今軍士能言之願被誣閑住虧枉之情
天地鬼神咸鑒肺腑肝數辯撫臺轉行臬司竟據成案無肯
平反奔馳南北家業蕩然生人苦辛嘗之略盡憤憤鬱鬱
竟以此終先人血戰微勞一旦掃地生爲怨人死爲怨鬼
歲時伏臘拜奠松楸未嘗不拊膺痛哭天爲苦陰也初某
之報捷也先君已脚疾聞之蹶然起曰吾兒中鄉榜矣可
以伯吾冤矣及建坊之檄下則又喜曰吾兒以應襲建坊
矣他日有張釋之于定國者出視茲坊而及茲事必有憐
而理之者可以伸吾冤矣未及興工先君棄去則此坊之
建雖吾師盛恩有司盛典亦先君遺志也是以強顏抑情

未忍辭去三也嗟乎一坊小事爾在吾師刻期督治有不
容已之勢在不肖痛追遺囑有不容已之情皆所謂心不
安跡不白者亦焉能嘵嘵置喙於人人乎某雖闇劣亦知
人間有羞恥事前陳三事感知已之遇昭激勸之典以之
藉口可也乃若假親意以自文獨何心哉大丈夫生世不
朽者固有在耳汲汲焉惟坊是圖恐非吾師所以責望不
肖至心與不肖所以祇承門下鄙志也語云女爲悅已者
容士爲知己者死某敢執是以吐露於門下我師其亦憫
而教之否乎初冬得邸報知吾師入相在邇汴人往還恭
聞道體萬福不勝慰仰某多病服藥檢方殆無虛日中夜

皇皇惟恐進修不逮上負教言爲懼且縲絰在身未能侍
側請益謹專人問候兼布謝私臨楮荒迷無任隕越瞻戀
之至

師竹堂尺牘下卷

信陽王祖嫡胤昌著

與史惺堂太守

舍弟偕諸生領教還道及明公所以勉論不肖者甚至古人知己之感謂處衆人之中獨能脫略形跡直信其心有若鮑叔之於管子云爾然亦難矣况惓惓以聖賢之事導之贊之若明公之於不肖也故顧不肖多病廸弱自罹先君冤事恨不剖心爲白於當路廿年來卧薪嘗膽曷能一念釋也幸天地鬼神鑒此血誠墮甑復完枯骨再肉而不肖亦精力竭矣靜定思痛輒爲泣數行下尙敢有他覲哉

然老母辛苦萬狀撫育至此於情於義俱當發奮自振以副厚望若如近之工舉業求售有司以一第爲榮則豈敢也惟明公教之外有所啟信陽訓導遲堂上谷邊衛人也到任以來忠潔無他腸諸生甚安之昨偶病故止一妻一妾二子幼稚別無婢僕相隨身故之日覓升米不可得賴諸生經營僅可就歛赴任時輾轉借貸始抵信陽而居官一年無一錢之入薪水之費亦出借貸且不責束修諸生有貧者往往輟已貲助之亦近代教職中所難得者不肖聞訃往弔則寡婦孤兒之哭聲與夫家徒壁立之狀爲之酸鼻遙遙二千里外二婦人二幼子守一旅櫬何由至也

卽殯之郊寺其母子何依首丘之誼仁人不動念乎檢之
舊牘止給銀十二兩爲泛常教職小官在任病故者設耳
若夫遲之極遠極貧恐不可以常例拘也麥舟之誼古今
以爲美談不於明公望誰望哉不肖亦欲倡之士夫但可
爲有人心者告卽諸生中豈無瞿公之客耶茲渠幼兒抱
狀臺下仰冀垂憐或轉申上司或經批屬吏俾施法外之
恩寧直飄泊羈魂含感泉壤已乎此舉雖微有關風教伏
惟諒察施行不勝皇恐

答張峴峽中丞

某齟齬卽知海內有肖甫先生久矣通籍以來私淑益切

旄鉞還部方幸獲侍門墻乃老先生受上眷知一聞悍卒
之變不俟僉議特命填撫蓋從前未有奇邁也檠戟方抵
錢塘復值惡俠焚劫大反側未安不逞歛起要結倚藉在
肘腋間即使鎮靜如岳揮霍如風恐亦末由措手茲乃前
者帖服後者禽戮不動聲色俄頃而辦此毋論絕吳越江
淮之滋蔓之憂而武林百萬生靈咸荷再生之賜矣嗚呼
今人掀髯扼腕動以古人自期及臨么麼婪擾一籌莫展
不佞今乃知老先生非常人也往以文章私淑者淺甚矣
淺甚矣辱手札感激甚深使旋草草奉復其弭亂始末老
先生私紀者幸惠教焉餘惟加飯以需渥寵

明公以經術起家而敷歷中外率以武功顯如昨武林二
事何論今人卽古名相名將處此亦有未易辦者殆難與
傍觀者道也不佞濫竽史局紀述自是本職矧身經其地
得于父老之談及徐副帥舟中私語跡前二錄爲備輒不
自量稍叙次之謹贍呈覽雖筆力萎蕪不足掄揚壯猷偉
烈萬一庶幾附稗官野史云爾主上軫念薊遼巨鎮改易
絃轍特輟京營重寄畀公徃蓋不惟夷虜落膽知軍中有
韓范而且塞垣加額賀中國相司馬矣慶忭之餘敬少摠
積忱伏冀鑒涵不勝惓惓

主上以畿輔之重畀明公而又控以三鎮延袤數千里雖

先聲遠警烽燧闐如而兵食戰守之畫何者非厯念慮者
安所得暇莫購慰唁于疎逖末學哉跪讀佳誄涕泗橫流
亡母苦辛備歷不肖無能顯揚賴明公之言在庶乎流徽
彤管引耀玄扃乎戡亂蕪紀蓋以身歷其地感而書之附
隗始之誼云爾乃明公不爲藏拙置瓦礫珠玉之側彤穢
末繇自匿潤筆嘉貺明公媿我耶抑動傷哉貧也之歎藉
是周之耶徒切悲感而已使旋稽顙以謝附將素帛抒此
下誠仰冀慈鑒不備

客冬仰承慰唁不勝哀感病伏苦由曷敢與聞世事唯是
道義所激有所獻於幕府幸垂睿焉順德知府王守誠者

不肖同舉禮闈同儲中秘又同鄉厚善者也孝友久著于鄉評博綜雅聞于藝苑諫垣不容一麾出守甫蒞邢襄歲荒民疫焦勞措置全活不可勝紀修城省不貲之費斷獄雪久滯之寃萑苻無警絃誦翕然茲已滿考前後薦剡十數第其人負慷慨之氣以貞介自居交際餽遺一切頗廢自非憐才愛士如明公者能不以衆人遇之耶夫見善不舉謂之蔽賢名譽不彰朋友之過明公旦夕入秉銓衡當必有以處此君者而不肖一念非敢爲曹丘生之游揚冀其德我卽不肖此言亦不使彼知之耳惟明公亮之

與曾子澄將軍

弟思兄良苦矣閩燕相去萬里登高南望雲樹蒼茫心目俱斷積懷鬱結饑渴未足喻也載讀高篇雖羈囚放逐而忠厚懷惻殊弗怨恨至生死非吾計獨銜未報恩之句不覺爲兄泣數行下矣嗟乎曾君古昔稱賢豪往往出一生於百死竟樹偉績垂休聲光映汗簡至立言之士亦必幽憤窘阨備極窮愁乃能爲來哲歎賞引而尙之大聖大賢罔弗若此使兄盡焚倭艘於海中長逐胡馬於塞外剖符懸印開國承家而飛語遠庭謗書絕篋必將以天下事若斯易也孰知獄吏之貴畏塗之險至是哉茲冤雪滯滌還其本質惟毋忘往事酸辛絀極而信將見兄之偉績休聲

軼美古人矣勉之哉勉之哉弟本武胄生而尪弱弗勝匹
雛勉握鉛槧已非世業重以先君罹枉間關萬狀僅獲瓦
全昨上春官甘意黜落不謂譴劣幸錄主司蒙恩儲養深
省發媿靡可自釋兼貧邸蕭索桂玉縈心擬散館後陳情
乞歸躬耕奉母無復他覬矣兄雅稱知己寧有疑於斯言
耶入秋暴瀉旬日不止體爲極憊不能與人通一刺偶因
人便情難脉脉伏枕叙心口授吏人殊不銓次惟常惠報
音是耿耿也

昨夕南至旌旂甚懸懸也桂使至得華牘瑤篇若從天降
又重以文綺繡縠珍餌奇書上自慈幃下迨稚子罔弗沾

惠甫出危途行李索寞而周旋辦此大費經紀在丈爲厚
德高情鄙人實過享逾分矣然不敢忘報嗣圖之耳詢使
知道體遠和航海之人帆傾檣折狂颶鼓震汨沒盪天浴
日濤中曹曹如夢也登斲就輿安居華堂靜定思痛往往
頭眩心嘔神奪精悸丈之疾毋亦類是乎雖然險已過矣
康莊萬里正須緩轡徐馳天道人事消長微機毫髮靡爽
毋追憶鬱邑也弟生尪弱無意宦情日騎馬塵中脩林巨
壑時時神往丈樹柱勒銘之後葛巾歸里弟學稼灌園之
暇畢了婚嫁擔簦負笈結五岳之盟亦人生大快也使旋
正苦脾病信筆點楮殊無倫次惟丈鑒我惓惓而已

與福州李司理

道從過敝州擬窮東南巖洞諸勝而簡書趣發容與末繇
澗濱握別黯然之懷江生所賦未盡矣兄抵閩年餘山川
修阻郵筒莫致有人自侯官來道平反之政甚悉不佞往
讀酷吏傳每叙鷙猛數事必曰上以爲能如此者不一而
足史遷之意昭昭言表豈盡諸吏罪哉今上御極最久數
親斷大獄泣罪之心海隅傳頌凡有詳讞務得其平民生
斯時何大幸也兄司理爲職辨冤滌滯承上德意矧仁恕
之念甚切宜閩無枉牘而不佞故人曾君抱明白之冤前
後鞠者咸執羅織成案未有原而洞答之者愚以爲非堯

舜之世所宜有也。曾君事閩人知之甚詳。至獲罪之由。有難以言述者。若折節下士之誼。捐軀陷陣之勇。喪妻不娶。清苦如頭陀。散金購書。披閱如博士。囊無私藏。算無遺策。庶幾有古國士之風。而推轂之寵未彰。盈篋之謗隨入。簡責條侯。灰溺田甲。此俠客所以扼腕。戰士所以解體也。兄當詢之父老。訪之縉紳。毋抱已成。毋憚失指。推法於可矜之情。求生於必死之地。桃李之蹊。不言薏苡之誣。竟雪頌張子之不冤。有光前紀。脫郭李於瀕死。終收後效。在門下加之意而已。曾君貧甚。無嫌可避。不佞雅自樹。非爲人作說客者。亮之譽之。

與李遵石

癸亥春節旌過申擬良晤從容值前騶遄發又旬日僕亦
有白下之游雖政聲遠播不殊申疆而德音睽阻逾增離
思昨歲例應北上治裝之際祖母忽終事出倉卒重以疴
羸奄奄骨立幾至弗起情同令伯寸祿未沾志慕緹縈尺
牘未上忍死苟活尙復有他冀哉憂病之人本不敢致聲
左右值倣鄉曾叅將者緣福省舊事繫信陽獄中半載矣
其人博學尤長將略本兵楊江諸老最器重之往在閩中
已試之績公可詢而知也獨以貧甚昨上谷逮來止書數
束繫申獄中至不能自備一炊非倣郡士夫憐而濟之瘼

死久矣聞有謗於福省當道諸公者語其家鉅富厚有聲
妓之奉僕恨不剖心碎首爲渠暴之渠上老母依食族人
渠喪偶獨居不置一婢意欲屏嗜絕慾求方外養生之術
奚飛語之中若此由此推之世之含冤莫白甘作枉鬼者
獨渠一人哉公在閩中釋之定國弗過也倘于叅將者極
力一援之胡虜跳梁島夷未靖更過之餘感奮百倍豈獨
活人之德謀國之忠亦並得之福省鎮巡諸公倣郡泉臬
近淮諸公咸專使爲渠達之事出至公鬼神昭布惟留心
垂炤焉倣州志稿孫望川公持去曩託奉取未見回示如
便附來二百年缺典一旦復完我公之惠我申人者當與

澗水賢山並永矣

答李本寧太史

僕家食卽辱門下知愛晚年通籍似有天幸又獲從大君子
子回翔石渠東觀之間時時曲承誨益義陽公署握手步
月之誼未渝也昨春痛悼弱息乞歸未遂乃有隴西之役
今春北上私心幸覲謂可侍教無間途次許穎始得擢叅
秦藩之報方食投筯矍然起且駭且疑也旣思之主上深
惟理道內外罔有軒輊况館閣名臣釋鉛槧而親簿書因
之永譽流慶宏禎台鉉之業者毋論前代卽國朝前後相
望也矧雄藩大吏建節擁旄金紫赫奕一召還則宮詹卿

貳駸駸坐致丈靜俟而已遠荷翰貺感戢之餘更觸離索
之念使旋草附報謝希鑒炤不備

明公領袖詞垣某雖嚴事之而未久明公以直道外補自
是狗馬病甚兼之先慈在堂旅進旅退蓋家居者十之七
八雖丘壑深藏避人絕俗然所傾仰門下誦法而如日侍
函丈者固良切矣客歲都門幸接誨言時以武闈見委不
敢數數無何賤室奄化脩途旅櫬特一哀鳴於門下詎意
憫恤隆渥有不得于至親骨肉間者小兒每一敘述未嘗
不相對歔歔泣數行下也方抵家園未遑布謝迺復拜翰
貺之辱嗟乎古所稱知己謂德及其身爾併妻子而及之

某卽不能如古俠烈然亦人耳獨何心而不思圖報哉去
信陽七十里而近有山曰龍華上有蘭若流泉甚甘極旱
不竭用竹引之釜溢則散而灌田林木鬱茂可以避兵與
數老衲趺坐話無生明公視此境能令復上長安道耶所
恨者末由致車騎一躋爲山靈重耳風雪凌厲使者言旋
謹呵凍布謝伏覲崇亮不備

與張陽和

老母袁氏爲光祿寺丞竹塢公季女甫十四歸先君卽孝
恪勤敏內外不間先君以指揮管衛屯政爲讐家構陷大
獄坐糧一千二百石桎梏繫狴犴責償家人逃散歲值大

歎親戚交游無一顧者老母百計措置寸帛銖金咸鬻于市竟出先君獄中先是監司心知極寃以案成無肯平反者居無何蒙恩宥還職考選軍政十五年復爲讐家人賂監司羅織前事落職先君竟鬱鬱茹恨沒老母泣諭不肖祖嫡及弟祖裔力雪父枉復痛厲日夜讀書先君事始獲昭雪本兵還世祿優給不肖幼男延世訖辛未不肖倖登年丈榜進士又與讀中秘朝夕獲侍左右昨迎養老母京邸以水土不調南還今年五月二十七日爲垂帨之辰春秋六十八矣不肖思一跪堂下捧觴弗可得輒南向悵悒戎疾而舍弟祖裔首諸士應試大梁行有日擬遣星使馳

南祝敢祈金玉之章爲老母光爲世世子孫寶爲不肖兄弟交游重悠悠寸草亦仁人君子所動念也謹匍匐以請惟慈允不任懇望之至

始吾二人俱有老母旅進旅退若不以晉取爲急者然亦歷俸八年餘矣而又有分校禮闈之秘屬乃汲汲以討差爲急使竣還家十月餘俱罹大變豈吾二人烏鳥之念人所不知天獨知之故委曲以就之歟設吾二人覲三考之陟黜多士之收以昔人日短日長之說爲迂緩垂白慈親委頓几榻思愛子而不能一見鬱鬱而逝數千里訃聞摧號奔赴憑棺慟絕亦無所補矧未必滅性徐憶音容恩愛

而湯藥不執含斂不親卽異日者膺渥卹極贈能無終天之恨乎哉同病相憐未嘗不爲吾二人幸也雖然兄奕葉顯仕家用饒裕老年伯敷歷中外茂著勞績伯母與之周旋屢荷綸誥而兄卓行絕藝爲時鳳麟又先帝臨軒所擢大魁也生前之受享歿後之恩榮海內寧有伍者小人有母艱難辛苦人所不堪語具不肖所撰狀中而家僅中人之產雖不至子路傷哉之歎然于養于葬俱恨于無悔爾矣之文而不肖襄事迄今舊疾大發形容枯槁視聽愈衰進取之志真死灰不然鍛羽不振矣安敢望兄萬一哉肝膽之語鬼神鑒之亦或兄諒之矣友人曾將軍子澄有會

稽之行困卧荒塋力疾寫此衷悽薄奠几筵致通家子萬里區區耳再乞以誌狀示不肖卽憒劣當勉爲撰述雖不足揄揚伯母德音亦庶乎備兄家乘一體耳其他節哀強粥之慰不忍言之亦兄不忍聞也

旱積不滅奄忽禫除栝捲之痛未釋松楸之戀更切此恨此情與兄同之第有大不同者升沉晉退各適其適而已四月中控疏乞休乃中堂力止不合上又移書督責趣之硜硜匹夫之志未可竟奪俟明春大計萬一倖免當再申前議耳非兄知我不敢及也榮發當在歲初恨無王生誰與手談者近于城隈隙地鑿池爲橋寘五石于上其三爲

徽庶人物國除宗尉售我其二爲嚴相公物則葛定菴守
袁載以見遺者也徽爲太湖巖爲錦川而太湖奇甚興廢
之感寧獨文饒之誠文叔之記已哉橋北一亭曰瑞雲亭
後一軒曰疊玉亭左樓三間正與賢首山對重嵐飛瀑近
在眉睫曰見賢又取思齊之義對樓齋四楹雖在層級上
而高不蔽山藏書數萬卷及古今圖畫曰蓄德齋北爲精
舍供諸佛大士曰白業而門扁曰丘園其大略如此兄肯
作一記甚善扁字已有倘再徼惠借重別號賁我多矣枋
榆之樂如此兄以爲何如哉相見未期言及愴結

與皇甫百泉

不佞竊伏澗濱自爲兒時聞海內有皇甫百泉久矣稍長
從學士大夫游獲覩司勳及解頤新語諸集蓋取材于六
朝而不俳折衷于詩品而大備者也已又得少玄昆季集
讀之輒南嚮矍然起曰嗚呼昔謂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要
其常爾如皇甫氏者人人金玉代曷能拘字字錦繡篇曷
能限至於老先生者豈惟擅白眉於厥宗抑且樹赤幟于
當代顧不佞無緣未能侍杖履聆謦欬每一念及汗爲浹
背慕晏異代責沈同時誠不自知何心矣老先生跡愈晦
名愈高年愈尊文愈妙造化所以成老先生者甚竒卽老
先生雖自竒恐亦未歸功造化惟齋居默坐思通籍迄今

所經歷者乃知未及門後生晚學如不佞者爲老先生知已也曩聞賢郎誤扞文罔不詳委曲竊憤之後會吳人道老先生怡然順受視陶朱公弗訝愛子獄加一等矣新部使曾覺堂傲同門也偶談老先生山斗重望不可不尊禮吳俗澆薄可以此風厲亦未審渠信不佞爲公言或疑爲游說也不佞于老先生平生未通一刺何由游說哉所以聞之者見區區仰慕不能已者耳夫懷平生仰慕之衷竟爾脉脉賤軀多病恐一旦溘先朝露豈非千古恨事哉因便布此積悃不佞陸沉金馬雅有丘壑志倘輟供奉而歸耕當卽訪老先生太湖虎丘間執弟子禮願畢矣附將不

臆統希尊鑒不盡瞻依

與畢松坡大司農

某總角時卽知海內有老先生誘引後學有如不及幾欲負笈門牆而家難頻仍次且弗果辛未通籍雖嘗投刺亦以隨衆相詣無何老先生超然去矣某竊謂近代名公鉅卿以文章勲業焜耀一時徃徃不乏而智昏於介石節隳於末路覆轍相尋亦多弗悟求始終進退全節完名未有如老先生者此非某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狗馬賤辰索居多感重以劇病日夜呻吟乃畢生武臣以老先生名世大作千里惠將力疾莊誦且感且媿不知汗之浹背也昔人

以寰宇寥廓有一知己而不恨矧老先生昭代山斗片言
許可水鏡月旦曾奚足云不意奄溘厯軀獲此於門下也
可不謂甚奇也哉謹九頓以謝不腆之具亦惟鑒存曷勝
瞻仰

與王百穀

不佞汝南鄙人也每攬往牒樹績竒偉心雖慕之以爲乘
時違會偶然爾至于逸民高士苦節獨行未嘗不掩卷太
息泣數行下也嗚呼世方以進取爲事他途別竇逐臭攫
腐毋論已而階以科第可以立俟者亦以身殉之至爲賤
倡重臺所姍笑則所謂逸民高士苦節獨行紅塵紛擾何

可一日無此人青史炳煥何可一日無此傳哉不佞自爲
諸生已知吳門有足下久矣文似莊左而達以宣暢之詞
詩本顏謝而發以沈鬱之調私歎吳國才藪此菰蒲申綖
出者然而計吏不借仕版罔載主司者豈懵懵一至是哉
後有談故相袁公事者東閣數年僅得一王生時人未之
異也及袁公卒足下冒雨衝浪千里哭之蒐輯遺文經紀
家事哀誄淒絕行道爲慟世始兩高之不佞乃知足下匪
徒以文鳴者夫袁公於足下徒竒其才耳且生死不負使
食祿立朝寧肯負主哉勾章沈先生嘗游司馬胡公幕胡
公欲致之不能胡公寃死賓客遠避沈先生獨爲文哭之

悲風苦雨白晝四來不佞以爲嘉則百穀二君類逸民而
不忍忘世類高士而不必逃名苦節弗窮獨行弗僻出其
緒餘猶使詞壇夙將逡巡退舍雖謂之天下士可也往高
沈先生以書候之辱答數千百言每一展讀神爲之王乃
足下者獨半面未奉八行靡通嗟乎忻執鞭之願于異代
書責沈之文于同時獨何心哉茲專使操牘求通記室不
佞陸沉金馬雅有向平之志少知自立切味我貴之旨非
欲附青雲聲稱後世者惟高足下誼恐人世不可知一旦
溘先朝露私淑耿耿便成千古所以未同而言不特神交
而已將有不腆惟亮之教之

與王育泉

不佞企仰高風爲日久矣幾欲負笈闖海一接清揚第老
母在堂未敢遠出然時時得公大作于交游中展誦數過
輒南向耿耿者累日曾君雖同桑梓無殷勤杯酒之驩繫
非其罪偶憐而與談請室始竒其爲人遂爲知己後被逮
福州嘗有信來道公高誼不容口使司馬子長遇公安有
蠶室之辱乃知大賢君子何代無之顧有遇不遇耳僕欽
此義每願執鞭復恨筮進無繇操几杖于長者葉君芝谷
抵都枉過做寓出公華牘臆貺使僕捧持跼蹐慙感不勝
公歟歷中外二十餘年勲績文章海內傳頌頃者養高丘

壑絕意軒冕鉅卿達宦過貴里者徃徃以不獲一見爲悵
乃惠書萬里之外于不識面之後學小子此豈所望于近
代者哉僕本武胄生而廋弱雅有泉石之癖倖錄主司蒙
恩儲養日握鉛槧非所好也感時觸事不敢避批鱗履尾
之危特出位有誠因之默默爾夫旣不能表表樹立于清
朝又不忍俯仰碌碌苟竊升斗而虞卿之著名山之藏雖
切此心力又弗副此所以慨然有慕于向平非敢忿狷長
徃聊畢區區雅抱不汨沒此生他無所覲也公當代達者
其諒而教之不耶卧病初愈草率布謝鴻便毋靳報音爲

懇

與馮文所年丈

嘗讀白首如新傾蓋如故之語不覺悽然欲泣以不佞與
老丈雖中州東海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同舉制科同官交
戟有世誼焉乃門前投刺馬上相揖落落如常人漫舉姓
名尙或記憶忽於他所恐不相識豈薰蕕臭味頓殊如此
斯不謂之如新也乎不佞多病自以武胄棄去習博士業
重以先將軍之冤悲憤鬱結致耳虛鳴以故通籍迄今十
八年卧故山者強半卽束一官亦掩扉焚香所日夜對者
非禡園柱下卽軒岐諸籍爾而丈督學貴筑移疾歸隱俱
不佞廬居時也食力六年不意客秋迫于簡書復低頭就

之稍稍得文西征集讀之廢書太息私念此古人言耶古
人顯者俱頗涉之今人言耶今人那復辦此矧吾同榜不
但交臂失之王生非人哉奈何同時有斯人而白首落落
也文詩文海內有定評不佞于此道雅未諳不敢爲豔羨
附標榜之議第脫鄒君於遠戍辭榮進于急流所謂萬夫
之望矣乃又聞近者感南臯之規盡掃綺語復于無色嗟
嗟今天下文勝極矣膚立皮相亡弗結社貽集人人握靈
蛇之珠至洙泗濂洛遺響幾絕非卓識之士孰能違衆特
立以斯道爲己任耶吁講學豈不美而世恒不欲立此門
戶者則以虛談盛而實行寡又或以之避咎以之干晉如

近所謂山人云爾丈家世忠孝輝映汗簡穆叔之所稱述
王筠之所夸許未之過也斯其人品已屹然如名嶽朗平
如白日必將潛孚默化迴如狂之俗而反之正何大幸歟
不佞齒已踰艾胃病侵尋雖朝聞夕死不敢自棄而俟河
難期遊岱漸逼徒抱耿耿耳返服之計當在獻歲倘弗溢
先朝露尙可一瓢一褐訪丈雲間精舍揮麈晤言一日干
載也羽便抒此積悃幸毋靳金玉之音曷勝延佇

答李少庄太史

某將家子棄去學博士家言晚叨一第非本業也顧于賢
達節俠不問今昔忻慕願爲執鞭若門下曠古逸才超世

卓見且毋論不肖追隨詞垣後塵所當請益卽申順僅三
百里而近亦當執經操几杖於門墻乃竟阻于御車登龍
之願雖時時附仲子襲美致此惓惓而私心固未已也王
午之秋于役豫章取道吳越北人不習舟車鬱濕成病抵
家十月日事藥物宿痾未瘳老母背棄卽忘摧毀已數瀕
死去冬勉爲襄事復值歲荒上慚勿悔之文下重傷哉之
歎結廬先阡饘粥苟活且不知時序更易矧應酬竿牘乎
哉八月朔患瘧迄今未愈復以餘毒創瘍作苦風雪凌厲
忽承翰貺遠賁窮巷伏由讀之不覺強起今人人自謂握
靈蛇之珠寶以縱橫捭闔之術投人所好爲名高耳老先

生顧冥心遠古取衷聖言佳集中有鄙心所欲言而不敢
示人者輒已先之彼觀場學步炫俗釣竒者真堪汗下矣
不肖病甚未能卒業姑以所披閱者復左右俟狗馬疾稍
差當專人請教也荒迷中不知喋喋若此亦惟于門下敢
吐露耳寒暄長談不忍及也幸亮晉焉

與王鑑川大司馬

國家之患莫大於北虜蓋自嘉靖庚戌以後籌邊者無善
策夫猛鷲如秦皇富強如漢武逞其才力差稱得志而得
者十一失者十九千古佳兵之誠以二君爲口實矧其他
耶明公文武兼資忠貞性篤徃督雲谷虜求內附斯時也

誠僞叵測利害懸絕乃明公力排目前之異議周恤日後之竒禍豈但頭鬚爲白抑且形神胥槁矣卒之天祐皇阼至斷不疑迄今十餘年國體益尊邊務益飭耕田墾子嬉游之人皆鋒鏑之餘魂沙磧之殘齒也而享成利遵遺軌者尙以勛伐表樹不佞竊以明公之功乃社稷之功位裂茅土盟重河山亡弗可者晉保青宮旋佚綠野此何說哉不佞濫竽編摩獲閱掌故僅于兵曹奏牘見公經畧之蹟常以不見其全爲恨幸公發所紀述此亦營平之用心耳至上厲精圖治不遺故舊公三朝元老間世偉人中條山色信佳恐未能曳杖容與矣不佞於公爲屬氓山斗之仰

生平獨切第孤踪晚學未由自通門下爾昨者奉使江藩
便歸省覲鄉人官貴地附此奉候伏冀尊鑒不勝惓惓之
懷

與周樂軒年丈

國朝身兼將相者代有其人大抵要結鈞樞掩人之庸爲
已有雖勲伐爛然而直筆往往不免英雄欺人人可盡欺
哉臺下在東塞御將御兵一以實務而始終守正不阿不
撓初雖不悅政府賞弗酬功卒乃特知聖王眷遇無兩易
稱民服豈惟勞謙其旨遠矣幸臺下持此靡渝卓然爲昭
代名臣豈不偉歟弟窮措大耳何幣何儀可以稱賀惟是

卷下
堅丈之志妄附古直諫之友或者于幕府重耳小兒赴試
肅此布候別具菲薄亦是書生家數幸笑入焉

與陳光州雲浦

公天下士也不佞傾仰久矣往歲於友人處得尺牘一帙
讀之疑非今人作嗣是每詢公出處優蹇郡邑輒爲太息
昨見除目補守浮光以爲姓名偶同耳後會張陽和孫栢
潭二館丈乃知爲公嗟嗟專城千里秩大夫不可謂不崇
矣然非所以處公也以公之才當置之編摩潤色爲詞垣
重不宜以吏事親之而編摩潤色類皆上第或掄讀中秘
者爾此皆一日之技偶然獲之曷足上乘藝林左袒詞客

耶雖然不佞所言俗夫耳不朽大業是烏係輕重哉不佞
多病寡交與雅有尙平之志甲戌奉使隴右登太華絕頂
宿懸崖石牀時當五月燒松柴火徹夜乃得寢天未明榻
政東嚮開小窗見赤日騰湧發狂大叫以爲人知日觀而
不知此日漸高梯而陟希夷卧榻之上風四來屋疑搖動
極目全陝惟見黃河渭水如金蛇蜿蜒或隱或見驚神眩
目宇宙大觀寧復踰此若夫繇千尺撞過烏龍嶺日月崖
至玉井稍平其間凌飛虹入空翠神工怪窟烏駭猿愁昌
黎痛哭之區少陵悵望之所不佞直欲御風而遊不知其
險與否也嘗飯雲臺峯小室僅僅容膝老道人謂不佞曰

茲境靈異海內羣山難躋無過斯者凡言陟顛咸至回心
石詢景相摸寫夸人耳若貴人尤不易至何也千仞削鐵
一線通天足橫圓木手攀鑿石岸幘爲妨短後亦累毋論
阨危且近褻體蓋自貧道棲此七十餘年鮮見貴人登者
嗚呼自甘枋榆每以王陽藉口不知載紀以來探竒攬勝
隕身有幾彼華屋重裯傳觴顧曲慎周措地戒切垂堂而
暴殄佚豫鬼且瞰之斯非天下之至危哉聞公蓼糧杖筇
金天閱靳靡不身歷無怪乎雄文與蓮峯競秀偉哉偉哉
不佞雖幸涉其境猶樵夫牧豎瞋然相羊爾奚能發洩靈
踪萬一乎聞有佳記希惠教爲後遊公案若公全文當齎

沐請卒業此固不敢草率也亮之亮之

與陳侍御

道從之南發也僕適卧病註籍蓋幾三月始勉出以故未
祇餞郊外覩攬轡避驄之盛然門下風裁久著中外傾頌
豈直叨蔭桑梓者侈以爲榮已乎辱翰教知已渡西江而
來論臆懇不作報代套語顧何能贊裨萬一竊以爲御史
之職古今所重而近爲最何也輔相能行而言非其責給
舍能言而行或非任能言能行惟御史耳持大體而略苛
細辨冤滌滯使良吏盡其職而墨夫無所售其術如斯而
已矣卽有鋤擊亦必昔人所謂安能問此賣菜傭者庶幾

扞文罔者懼乎此皆門下已試已效之績僕猶述之者願
門下持之堅爾亦不敢作復報代套語負知己之雅也惟
門下諒焉

與熊陸海館丈

人自西江來每訊動定知手一編坐白鹿洞日對五老峯
長嘯也嗟乎此與騎馬長安塵中望門投刺者官况孰佳
哉居無何則聞兄西奔矣獻歛久之末繇一槭慰唁館中
諸弟兄散聚靡常每歷舊游輒復悽愴弟自丁丑秋歸省
老母昨冬又奉板輿北上席木及煖老母思歸切又南旋
矣留之不能送之無計乃知躬耕養親徵辟不就視我輩

誠腐鼠耳雖然弟豈竟汨沒者行當拂衣去矣館長罪案
兄想見之或謂兄當大快弟竊以爲兄非快人者恐當憐
而惜之爾棠軒公行匆匆附候外具不腆少將奠敬路遠
不敢累棠軒公行李諒體之也後會何時臨緘悵結

與周中丞

明公鎮撫中土三年餘矣毋論吏奉其職民安其業絃誦
相聞桴鼓絕響卽如唐闡事使古名臣處此亦不敢窮究
稍治其標猶以搏擊爲門下罪案彼嚮薪者環宛數百里
皆盜一抔者也寃哉寃哉雖然宦途苦海也及岸爲難門
下致政西歸優游泉壑暇登崆峒與廣成子之徒講長生

秘訣畜養精力爲他日賜環樞筦地回視汨沒颶浪如吳
兒弄潮終弗悟者不愉快或不佞雅受知門下恨以冷局
無能爲門下直之然公是公非千古不泯亦何俟鄙言爲
也謹專使持不腆奉贐幸勿以常例揮卻不佞卽不文或
異日者爲兩河父老撰門下遺愛庶幾信史可備國史萬
一乎臨楫不勝瞻戀悵惘

與玻璃顧太守

不佞受門下知愛獨深申郊餞別至今十年未嘗不側身
西望依依也顧尺素杳然不相訊問不佞豈敢旦夕忘門
下哉緣甲子冬承重祖母復以先君極寃日理案牘間關

萬狀產蕩力罷丁卯伏闕始獲昭雪祖宗血戰微勞因以
弗墜破甑重完枯骨再肉狗馬餘生奄溘無憾豈復有進
取覬耶辛未勉借計吏不謂多病廢業錄之主司蒙恩儲
養癸酉解館濫竽史局追憶門下國士之遇輒感激涕零
嗟乎士爲知己死僕何人哉僕何人哉劍閣瞿塘浩渺天
末每持尺牘竟阻便翼區區瞻戀私衷竟亡繇達也奈何
奈何門下葆頤林泉塵氛迴絕時或杖策異人如李八百
者游視臙螿腐鼠不共一噓乎不佞雅有此志何當婚嫁
少畢訪公青城峨嵋之顛砥耿耿耳貴州倅君行附此布
候潤臆明崖翁不敢草率啟諸郎君並捷秋闈當日遲都

門賀也

與徐孺東年丈

世儒泥古每謂良法不可行又謂南北異宜以故燕趙之
墟沃壤千里廢爲蕪萊乃頭會箕歛于民之膏血秋毫必
析丈慨然著之于書又見之于行王上深惟裕國利民莫
大于此斷然持之今果有成效矣豈非千載盛事竒選哉
弟二月終忽忽服闋摧毀殘息觸輒成病瘡瘍作苦晝夜
呻吟卽欲勉出力已弗逮擬夏秋間乞恩休致躬覩經略
永圖雖老丘壑當大快愉也後會悠悠言及惻惻風便布
此濶懷願言自愛茂膺殊眷

與羅山劉龍翁太守

昨奉候不恭方切悚惕乃辱翰貺感媿如何不佞每覽往
紀見獨行苦節之士未嘗不廢書泫然想見其爲人然皆
遺逸弗仕者耳門下久蒞大郡分署司農至無日以耕無
宅以居冰蘖介石可泣鬼神視彼甲第連雲膏腴負郭豈
直穢如腐鼠亦罪逾戕篋矣汝南何幸產公不佞他日謨
郡中耆舊高士亦藉以侈于來代矣使旋附謝外具白金
貳星爲山房朝糜費不佞雅知自樹不敢以不義汗亦希
諒之不勝欽仰

與楊少江游擊

尊公之難行路聞之且爲泣下况情切桑梓誼叨縉紳者
哉顧顯晦有時褒贈大典久當論定昨雖少拂天道人心
終不容泯直需之耳吾丈忠孝成性武毅絕倫奮然投筆
囚之脫穎上報國恩下雪冢難誠世間偉丈夫乃猶欲然
豈有羨于鉛槧腐儒文墨議論鎔銖無補者耶邂逅之頃
卽敦久要烈士不欺感結之矣昨別太匆遽鄙懷怏怏已
悉之原泉丈乃又辱手教斐疊發函擊節彼自詡藝苑或
不能一言而公橫槩立成先司馬過庭遺訓可窺一二雄
哉雄哉俸金之惠使我踟躕無處高誼厚德容圖少酬使
旋先謝外菲儀乃豚兒寄卽君者幸攜存之塞垣早寒努

力自愛

與田子藝

不佞自丁丑秋歸省老母昨歲莫始抵都門所云新安解
官之書未見也茲承手教兼惠諸佛像極感遠念黃白之
游自是福緣內而驅馬外而折腰直腐鼠醢雞爾同文集
藝苑竒編何時得一讀之倘已殺青卽綿力無所効亦慙
愚當路者剗剗不難也來諭以冷局卑官恨今要津崇秩
何限孰敢望田先生哉博士中有足下與歐楨伯者大爲
青瑣樹赤幟矣李宛平有尊鱸之思不佞苦止之褚中丞
公寄足下書並付新司理龍君馳上不佞雅以師事足下

來刺忘年折節固盛德事然可施之俗子耳交游如吾輩
豈宜有此也鴻便幸數惠報音並近製爲懇

與西亭宗正

不佞仰公高誼久矣嘗負笈梁苑懷刺王門見座中之客
戶外之屢皆海內名彥極一時之選則逡巡愧汗返卧旅
邸惘惘累日然賸馥殘膏沾被實沃未嘗不慨然思一操
几杖從長者之後也河間東平徒以樂善循理非有文章
之美述讓之惠也人代幾更傳頌未已門下挽廻大雅力
振頽風且忘貴下交糞各寒士咸與抗禮鼓舞感激之餘
俾操觚藝圃者有所承藉以鳴國家之盛此蓋金匱之偉

續匪特玉牒之休光已也某生而多病雅無宦情蒙恩選
拔獲讀中秘時序載易學業不進時時切故山之思婚嫁
少畢便曳裾門下待砭顛蒙萬一開悟當不使鄒枚之徒
擅譽此地也小价使過夷門肅械布候用仰積悃菲儀引
贊幸惠報音南望瞻想

與孟豐麓中丞

信陽與固陵接壤不佞束髮時聞鄰邑談明公德政蓋至
今有餘思焉客歲祇役關內登太華絕頂縱攬形勝實甲
埏宇私心自計當必有發祥鍾異翊中興之運者洎過仙
里廼知門下養高涓曲屏祛塵囂顧單軺之使亟趨王程

未能晉謁然名嶽偉人並峙競秀則低徊詫詡久而弗能
去矣帝念兩河特簡節鉞過化舊區益溥新惠何其幸與
開府嚴肅未敢修賀膏車北發瑤翰飛臨獎與太過媿汗
無已而又腆貺珍庖賁錫傳舍榮侈旅人輝映行笥鄙人
曷能承領哉使旋敬伸謝悃行李倥偬鄙衷莫罄統希尊
鑒不任瞻馳

與李霖寰

鄙人多病寡交雖官都下時時閉戶以圖史自娛然于世
之名賢偉人即未識面亦忻忻切執鞭之願往歲聞公籍
甚藝林及戊科高第私以爲必入詞垣鳴昭代之盛乃俾

宰嵩邑毋亦以往哲殊伐多起長吏欲公他日膺樞筦重
寄故不獵鉛槧之虛聲簿籍書之實惠也洛中人來輒道
公循良之績甚悉而環伊丈至則稱頌纒纒使鄙人矍然
斂衽以不獲御李爲恨也嗚呼鄙人不佞未奉半面忍爲
此詠詞哉幸公自信而已環伊丈忠直無他腸又與公同
出荆石公門下想文章政事有交修互益者環伊慘然居
廬惟公數存之此奚待鄙人言也唐詩紀事一部奉琴堂
吏散檢閱不盡之衷統俟歲暮奏績躬拜不一

答龍貞伯

僕家世武弁例應承襲生而尪弱不能挽強少習舉業叨

領賢書雖事進取雅有尙平之志理楫秣陵幸侍杖履京畿公署連床共几鍾阜雲深玄湖波靜微吟長嘯亦生平奇邁也無何兄歸武陵我返申國龍江分袂杳不相聞追憶舊游悵然累日每集公車詢之朋輩竟以冗積避喧遠處郊寺然每閱試冊見遺大名又咄咄以爲怪事庚午再上此念已灰柅車釋笈欲酬五嶽之盟老母慈諭勉奉就道不謂謗劣錄之主司蒙恩作養麋鹿之性飭以華檻薛荔之衣易以官裳非所宜矣貧郎支吾輾轉借貸日握鉛槧又苦應酬故山猿鶴之思徒耿耿耳齋居深念懷人不淺忽華牘遙臨開函展讀離思黯然嗟乎兄之念僕若此

豈知僕之念兄又有甚焉者乎高才絕學自難久淹戍科
瞬息一飛冲天俟之而已僕擬散館即返我初服躬耕奉
母無他覬矣不敢爲知己者作虛語也鴻便附候數惠德
音南望惘惘

又

猥辱翰貺情儀鄭重曷勝感載兄藝苑宗工人士傾仰佐
郡迄今仁恕口碑播我僻壤無論旦夕召寘臺省大行厥
志卽雪一寃獄活一無辜亦大爲快事不以簪組易丘壑
雖賢達本心第非此日耳長公妙齡遽抱平反之績得之
趨庭計資最深論譽更鬯諫垣首擢不俟卜者乃妬婦恣

舌慈毋投杼咄咄怪事今古同情不佞則以往昔名臣建
樹偉卓多自讒毀中得之巧宦捷徑立致顯融政可資嗚
噤爾不佞耻作媚人語惟兄信之承訛北上之期徒增悲
愴摧號餘息幸而不死保守墳墓忍他覲哉使旋布謝瘡
瘍作苦不盡拳拳

與張周田中丞

昨奉謝不莊方圖遣使一抒積悃而偶有感觸胃病增劇
左脇連腹痛不可支至妨櫛沐如此幾二旬而後小愈僕
生平無寸長惟於高士名賢卽異代且忻然願爲執鞭如
門下者同郡同時乃未一識顏色書賁沈之文於壁何以

自解也僕又有最憤者陳之門下昔人謂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迄今猶然病之不知宋人擯棄講學於下雖語類聚訟然鑿鑿可行惜不用耳今何時也而以偏安之宋擬哉宋能愛惜人才茲名高者必百計毀之而當國者亦不能違衆而特執如此而鄙宋爲不足爲不爲宋人笑乎門下超然遠覽其以僕言何如哉綠波樓以明公勝恨未登眺聊爲俚語四章病體未全復都無詮次皇恐皇恐

與趙儕鶴司理

昨承大作佳筆斐豐滿紙雙美合併連城之值不足道矣五言古梁陳以旋寥寥絕響而門下崛起千載力追漢魏

俾操觚之士邈源騷雅不專工乎近體中興之功視近代
李何輩不其偉哉不佞多病實學又無師友之助雖時有
吟咏皆下里巴人之詞乃門下行有觀風之責村謳巷謠
咸采攬之遂忘其穢謹錄一二請政賤軀尙未平愈摛管
仲仲不盡欲布惟門下諒之

答某中丞

山房理藥戶外事卽如絕域忽郵筒中致尊札至倚松讀
之仰見仁人用心徹覆盆而臨以皦日流泉亦爲嗚咽也
茲事勿論其枉否卽使人命果真而主人苦刑斃於囹圄
亦足抵償矣况家因以破乎古今寃獄爲成案所拘者不

知凡幾平反昭雪不於臺下望誰望耶信陽春閭大旱四方來就食者甚多僕既私賑之而又爲義會以倡里中人萃幸麥秋各還鄉土拙記奉覽因老公祖念及瘞骸下詢故也力疾不盡

與某掌科

昨讀大疏三復慨嘆古循良之吏豈有奇行異政實心實惠務使民不失所而已今受郡邑寄者寧謂盡無但躡虛聲而博功名十恒六七天下何由治哉大疏不恤衆忌毅然直陳可謂頂門一針矣僕近有感觸妄條五事以爲少裨修省萬一乃中堂再三諭止謂內一二事上所最忌恐

發怒而不可止夫人臣言事誰以禍福動心第不能行而杜後來之口亦非筴也茲已藏之笥中而赦宥一事不意大疏更切倘門下從與同心再爲力請覆盆向隅獲沾浩蕩恩澤實今日急務也疏揭奉覽仍教正擲還何勝惓惓

答趙定宇

生平大幸得朝夕晤侍高賢顧聚首未幾而兄扶杖南奔郊寺送別真黯黯銷魂矣弟多病庸陋苦無寸長頗有泉石膏肓之癖昨者解館濫竽史局麋鹿置離檻人以爲榮不知躑躅旁皇豐林幽壑之想無一念釋耳鬱鬱懷人悲歌淒烈忽得兄手書兼領佳貺空谷跽音云何足喻此時

把酒南向一讀一杯幾於大醉何者離索易感况如兄者
寥寥海內交游復能幾耶老母南旋弟因抱疾時發時愈
又種種應酬不能解脫緣此缺然久不報非敢忘情也二
三兄弟解館以來更復參商間有下石之慘至諫垣交論
大爲吾黨之辱此時思閉目掩耳逃之深山兄或傳聞之
矣計禳除非遙新春當入都門不勝昕夕傾望脾病小愈
尙忡忡不敢多談諸惟鑒諒不一

與曹近陽年丈

別後未嘗不南望悵然中古以旋仕宦爲家援捧檄之說
文絕裾之忍致垂白之親倚閭歎結且擁姬妾享膏梁而

曰忠孝罕兼也嗟乎是何心哉吾丈歸侍一疏重踰九鼎
矣弟多病疎慵雅有向平之志願方蒙儲養未敢求去昨
秋迎老母就養貧邸索糶菽水縈懷明春散館陳情乞歸
躬耕之暇或可訪兄齊雲之上嘯歌把酒亦生平大快也
弟有嗜墨之癖都下惠者殊不堪用文房珍藏有佳者卽
寸許亦可不在多也大行皇帝挽詩五首請教便惠報音

與唐凝菴

有懷翁昔守做州值先君子罹冤繫獄翁數存而卹之及
先君子昭雪翁又時時枉過吳箋越筮手澤如新豈惟世
珍且識感德之私於無旣也我年伯荆川先生省親申署

日與孟中丞游龍旋普濟之勝僕時襁抱及稍有知大恨不能操几杖隨長者後每欲負笈昆陵執經門下庶幾弗虛度此生而多病嬰懷憚於遠出未嘗不書責沈之文於壁也而先生再出鯨波甫靖營星倏隕僕私爲世道流涕復聞吾丈譽燁燁起藝苑竊有執鞭之願若有天幸蠅附驥尾大慰生平而病卧邸中註籍調理間欲叙述此衷彼此冗奪若相避者居無何兄遂養痾南旋嗚呼三世傾仰之殷幸藉世誼周旋數月竟未握手一談豈情也哉僕本武弁生而廼弱無意宦情蒙恩儲養媿無寸補俟解館後陳情乞歸躬耕奉母無復他覬婚嫁倘畢便爲五嶽之游

而兄方翔翔盛世竟先世未艾之績此而不言恐鳥飛魚
沈踪跡懸隔悠悠後會良未可期徒抱恨耿耿耳便附候
私並致縉眷幸惠報音

答劉復齋館丈

使者至展誦華牘如春暖郊行芳菲觸目又如入石家金
谷園觀其寶玩艷麗恍恍若失也丈云玉體需藥乃摘翰
妙絕如此豈春暹芳菲匪繇雕績而寶玩艷麗亦昔人所
謂司空見慣者耶大典方期速成小恙豈容久託身可當
乎三千所宜酬恩臣不能爲四六未敢聞命毋辭勞苦同
事編摩君其遠征我則延佇

與吳復菴

戊春宣武門送別不勝黯然之懷居無何弟亦遠役隴西
歸家擬走使奉候忽老母左臂足不能動履日侍湯藥乙
亥春小愈又匆匆北上蓋分袂抵今幾三年竟彼此無寸
楮隻字往來毋論弟與兄雅稱契篤卽曾奉半面不若是
疎濶也往來過毘陵者道兄起居甚悉奉老伯母及尊兄
暇輒駕小舟于蒹葭鷗鷺之鄉若昨海樵丈邂逅煙波中
想鼓吹旌旆咸腐鼠矣然此非兄事請侯他日弟當扣舷
長歌相從也弟此來良非本心策馬舊游滿目惆悵惟日
夜遲兄來晤言消之昔人所謂一日千載耳南鴻偶便繫

此尺素尊兄老先生不敢草率具啟希致仰慕之私爲懇

與戚南塘

僕家世歷下以武功調信陽雖土著累世然每飯未嘗不
在齊魯之墟也昔之名將或舉旗陷陣而筆札非長決筴
運籌而枹鼓靡御又或勲庸蓋世而居美未聞寵遇冠時
而有終鮮克匪獨才難奇遘寔罕公文武全材忠孝世族
崛起海上樹績寰間師中之吉命奚止于三錫謙以居勞
德允服乎萬民可謂一代偉人非常隆際者矣文墨豎儒
濫竽史局無由具橐韃于轅門窺公秘略徒耿耿耳敝鄉
曾君子澄感激大恩敘述懇至茲承督府之檄趨走左右

曾本奇士公雅知之不俟僕言而區區久仰威名亦欲藉
此達識荆之悃非儀侑楫旆者炤魯不備

與王四槐年丈

前拜翰貺區區書儀將付來使忽聞明旨使者遂去不顧
此時恨不叩九閭爲剖心白之也曾會荆石相公言及亦
云無妨及丈至非不能日日侍左右第主上聰察每喜聞
外事懼益重丈之累而食不下咽寢不成寐唯天地鬼神
知之耳幸天王聖明薄譴遣里而輿論尤然稱屈弟思開
原孤懸苦寒危慄王玄隱曾言是地不能一朝居今優游
家園已爲甚適矧被逮之際事且不測今萬金之軀如前

蓄養精力爲他日效用地乘除損益天道人事不可誣也
若彼讒人豺虎魑魅不足言矣昔有航海者日夜以及岸
爲祝中流颶浪幾葬魚腹顛危萬狀幸而克濟痛定成悲
繼而大快丈之所遭無乃類是乎人生飲啄莫非前定達
人大觀寧之而已弟承乏太學如居郊垞凡事不便緣此
未一握叙百口難解然弟於此處亦頗勘破斷不忍爲翟
公客也惟丈亮之警之不腆之具聊用爲慰辭不宣心摛
毫愴結

答范鴻臚

入計之春彼此冗甚又拘禁例猝猝別去私心殊悵悵也

乃高誼厚情有加無已更復愧悚別後數得音問于抑亭
知足下宦况嗒適積穀之咎昔人所謂不可無者彼日事
鞭楚取盈媚上固弗以此易彼也雖然積穀備賑寓古常
平遺意又賢者所當盡力焉者在酌量緩急而已吏來辱
翰貺足初遠念偶患喉痛伏枕以謝不腆見微意統希鑒
入秋爽自愛

答周新銘

都門握別倏忽兩易裘葛老母幸安好但年逾七旬不敢
奉之遠行不佞獨往又愴然不忍緣是戀戀然限期尙遠
俟秋涼商議也承翰札惓惓深感相念而腆貺過厚登受

不安門下河東名士茲宰畿輔雖苦銜繁聲譽易建清慎
勤三字三尺童子能言之八十老人未易行也夙夜兢惕
顧謏弗忘俾循良之績冠羣吏毋論實學實用增重制科
卽不佞一日之知不與有光榮也哉使旋附謝不腆侑楮
統希炤鑒

答王太初朗陵令

道經朗陵辱公逾格厚愛殊非客子所宜惟有感慙耳抵
家拜老母悲喜交集有詩云老親扶杖起幼女繞衣行未
訢書千紙先悲髮數莖不須更秉燭相對有餘情真實境
也應酬冗竭乃承手教讀所叙天台鴈宕之勝令我洽洽

欲飛舉矣不佞山中人久爲冠裳所縛茲惴惴恐山靈移
檄敢負雅誨哉俟至越圖之烈婦爲丈表揚遂與范母同
血食茲地世道人心維繫不小使旋附謝餘俟小暇當專
奉候亮之

與陳芝田年丈

天道幽茫損益乘除毫銖不爽丈繼於一第乃初仕爲大
夫而金州介秦蜀之間土風不惡以丈蒞之大噫循良之
譽崇階峻秩若取左券縮彼盈此造物巧哉客冬由楚黃
岡江行至潯陽登匡廬酣滕閣遊二姑畢復舟行桐江候
傲座師靈洞山房至武林姑蘇爲弇州山人邀遊小祇園

恬澹觀經虎丘惠山至京口登金焦宿北固始舍舟乘輅
回東南奇勝十攬四五間有俚語拙記但北人惟怯風濤
震撼輒停泊不敢進以故往返數月抵家勞瘁鬱濕卧病
月餘稍起而笥中之稿竟未潤色方擬遣僮奉賀匆匆未
發乃先辱翰貺慙汗不禁矣聞榮行甚迫謹專使持不腆
伸此積悃希鑒原是荷

與趙見田年丈

文之罷御史家居也雖直道不容而莫知其詳昨舟次毗
陵會復菴兄始歷歷述之乃恨知管子之未盡也茲起司
馬郎署駸駸以功業樹清時嗟乎趙兄不媿科名哉弟念

老母甚幸有報慶之役渡潯陽登匡廬訪敝座主靈洞山房由武林姑蘇至京口返棹亦略攬東南之勝矣蓬舳鬱濕積萃發病歸而困卧今方強起偶值便翼附布濶衷不腆侑械存館中故事耳幸亮答焉

答何錫川

遠承翰貺且惠及老母感勝聞春試連占首此文餘事未足欣豔惟乘暇日與羣彥淬礪奮發講究有用實學爲他日啟沃論思地不徒求工藻繪衍衍大官之俸庶不負哉不佞濫側儲養日惟間談否則就枕斲睡解館之後每一追念汗流浹背文何庸以不佞爲戒第述之左右識區區

悔恨耳鄉園甚旱昨得雨雖未足時尙霰霰但溽暑異常
思院中長廊老柏稍解煩燥賢首幽巖漸濱清樾丈亦憶
之否乎

與畢鍾雲

客冬度冥阨至黃州燕竹樓由赤壁渡大江小憩潯陽宿
東林寺登匡廬天池至洪都住滕王閣二日建昌事竣遊
麻姑從姑從姑奇麗之極平生所經無與比玉山盡西江
界乃由常山舟行至蘭谿風雪數日可深三尺許屢問天
臺雁宕乃長年三老百計阻之復以嚴寒不得已過桐廬
至武林四日在湖上又舟行至姑蘇三日宿惠山一日過

京口北固金焦各一日乃渡江而北取道滁州還家也此
南游大略而悵悵之懷則以天臺雁蕩無日少釋大抵僕
冷局雖奉使而應付之難不能殫述卽欲枉旬日之程盡
平生之願不可自遂他日布衣杖策卽海外遐僻亦爲我
有何論越中二山哉承丈惓惓之念必不敢負想山靈鑒
之矣抵家應酬冗甚復以積勞鬱濕困卧不能出戶乃辱
翰貺感不可言紀行並諸俚言統俟賤恙小愈請教外陸
葵日跋烈婦詩亦乞刻之力疾此謝不盡欲布

與闔州士夫辭奠

吾州素稱秉禮之邦惟居喪一節頗爲未當人子大事莫

過送終無論泉壤永隔摧擗如初卽經營葬具所謂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者恐未可委之他人也夫悼化者之湮沒慰存者之毀瘠錫以佳諫肆之豐奠豈非生死交情厚道哉顧沿襲旣久失其本意發引先期則車馬盈門冠裳滿座張樂奏伎無殊慶筵扶杖者輟哭泣之聲飛觥者恣酣歌之興鑄戶投轄繼晷焚膏主不如此則謂之慢客客不如此則謂之罪主寧他務之可輟而此必不可輟寧別事之可省而此必不可省毋乃非致哀而止食側不飽之義乎不肖誠痛之憤之欲力挽而返之正抱心久矣茲不幸罹母大故襄事有期尊親長者必以往例不可卒

淪垂情施惠有加無已不肖其曷敢辭第知其非禮而以
之自處所不忍也知其非禮而以之處人所不敢也用是
哭告先慈而後洒血披肝布之台下執事體亮積忱維持
歸厚移易澆俗請自隗始畿里中相信者踵而行之富者
消暴殄之誓貧者免稱貸之苦是尊親長者錫類之仁維
則之誼所貽吾州者宏遠也萬一閱此凶變不忍恣然或
舉玉趾而送諸郊垆俾素髮生光黃墟迴燿不孝殘軀碎
爲微塵不能圖報非所望也惟仁人慈諒焉

與張伯起

去歲仲春家僮自吳下旋得丈手教題跋諸珍翰時老母

已背棄兩月餘矣摧毀殘喘因伏苦出不能讀也又久之
扶杖強起而讀則又長號不能已何以故文純孝人也以
絕世之才壯年自廢則以太夫人耳所以娛愉奉養者仙
家服食且無以喻矧人間列鼎哉而大集竿牘若有羨于
間居賦者不肖竊謂潘母以知足戒安仁安仁亦自謂太
夫人有羸老之疾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躬御
板輿獻觴歌舞可謂孝矣乃作賈謚望塵之語違賢母乾
沒之訓不孝之罪孰有踰於安仁者乎公家兄弟名滿天
下卽不赴公車稍從常調亦可縮符結綬駸駸貴顯願以
太夫人在堂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易也此非所謂純孝哉

小人有母雖嘗徼大官之奉而戀鄉土懷親戚旅進旅退
蚤年辛苦言之腸斷今則已矣覩丈之孝養終始如一也
安得不痛絕哉茲欲得名筆一誄附之傳後敢以狀請而
切于兄亦有所乞蓋不朽之計以人重此區區本意也不
腆侑械統希慈亮餘懷哽咽不宣

與張切于

區區苦情並烏鳥之私已悉之令兄書中矣小僕吳下歸
未見丈之復言也初以幽人每嫉俗客懶作報書而是時
不肖憊劣甚亦不能讀也久之從尙進士所得手教則知
牛溲馬溺猶欲儲之藥籠耳不肖遭變以來形神胥槁生

平善病此而尤甚蓋厓憊之軀易於感觸非緣摧毀已又
矍然懼先辱螻蟻思少降伏其心每夜於先慈柩前誦金
剛楞嚴諸經視人世一切事真如夢幻空華不然之灰不
獨窵念已也獨於先慈辛苦艱難不忍少釋乞丈閱之惠
以一誄先慈附以不朽志願畢矣謹勒狀以請試一閱之
當爲不肖愴然也張翼海侍御敝同門也憐才下士近代
罕儔而以棘闈事削籍且冒不韙名不肖誠疑之不肖此
時何敢啟齒談他事唯是此君在金陵數以佳集見寄而
差滿赴都每以南州高士莫如丈者游揚無已古人國士
之遇豈踰是乎丈幸秘以告我不腆之具蓋寒暄問遺之

常統希鑒入不備

與馮開之

都門相處有如戲場矜持排調取悅目前耳以故大雅如
丈竟阻連牀握手之驩何論異代哉不肖念母之甚于役
江藩抵家十月餘先慈背棄多病弱質豈能堪此蓋不待
摧擗已幾滅性矣偶爾不死因伏荒廬忽忽如夢久之始
聞丈亦南奔風木之悲均抱終天之恨奚但同病相憐已
哉所不同者丈絕學高第年齒且壯嚮往方殷顯揚政茂
不肖漸入老境耳目俱衰遭變迄今萬念灰燼不獨仕宦
一事而已出處異途霄泥迥隔後會悠悠言之愴怛耳子

藝丈陟教秣陵翻然動尊鱸之興不肖高之所恨者素居
寡與有懷莫吐知己之難黯然曷已且其發也不謀妻子
不告朋友買舟順流一瞬千里不肖適卧病亦不能出郊
一別獨憶丈熒然廬居不能已已力疾附候不敢具菲物
者恐煩裁答也家刻三種統希鑒入

答于穀峯太史

蓋自丁丑之秋不肖請急南旋未久而丈亦超然東矣嗣
是不奉教言者倏逾七年前歲抵役江藩北人不習舟楫
鬱濕成病歸而日理藥物覩老母衰容愴然不忍言發方
爲躬耕食力事母餘年蔬草已具使者戒行而母忽病病

月餘竟長逝矣。疇悴殘軀，寧堪此變。雖引禮五十，不致毀
之文自解，而奄奄餘息，幾不能起。兼之不善治生，輾轉稱
貸，而里中俗薄，不知脫驂麥舟爲何事。傷哉貧也！千載有
餘悲矣。丈以直道邃抱，召還講帷，行入政府事，關民社桑
梓之光，固末節爾。不肖病伏，苦出人間事，一切不敢與聞。
不能不於丈柄用扶杖而起也。遠辱慰唁，兼拜厚奠，不勝
哀感，使旋敬北嚮稽顙，謝附將素帛，抒此下誠。統惟慈亮，
不一。

與鄧定宇年兄

貴里人來拜翰，貶之辱病，卧荒廬，不任感涕。儆州大侵盜

賊餓卒充斥於野輾轉稱貸僅襄事事自此保守墳墓苟延旦夕若進取之念則固如已槁之木不然之灰矣兄妙齡上第遂抱冲襟政嚮用之時矧伯母康強所屬於兄者甚遠胡爲栖栖丘壑而不膏車王元美公書來云清朝不得兄羽翼何名鳳池斯天下公言也思之思之弟明歲二月禫除倘亥歲大察漏網當有所乞耳朱鎮翁弟鄉試座主也久聞捐館舍茲始能走使一奠又頤齋兄信不的未敢草草幸示之

與蹇理菴憲使

明公之督學東土也不肖寔治氓然不敢恃夙誼而通刺

左右者涉嫌故也茲值先慈大故煢煢苦幽人間一切俱
爲謝絕而糜執甫臨吳下乃以不祥姓名往者亦自有說
先君寃事白之沐臺賴明公維持之又三年而後昭雪然
始事時則做州守潘君力云潘爲崑山人物故十年止一
子允升青年向學志趨不凡而里中俗惡凌侮無虛日門
戶衰落有可傷者昨千里遣僕惠奠寒廬不肖愈感之厥
使旋敢竇門下少庇護之俾專精不致廢業卽不肖藉以
報故人萬一也不腆薄幣抒此積忱惟明公閱之亮之餘
懷哽塞不盡

爲諸生求解兩院

頃聞做州諸生舉動輕燥自罹法網固痛之恨之以爲不
大懲創恐此風遂長千餘年惠直廉平所漸摩者頓成惡
俗後見姓名有雅稱謹飭言不出口者亦列其間始大駭
愕稍稍詢及鄉人乃知一二儂薄轉相眩誘至於匿名之
帖諸生號痛稱冤以爲儕類妬忌者反間之計雖真贗不
可究竟而悔艾悚誓仰示天俯視地若無所置身之狀有
足憐者一旦盡法治之不惟孤寒辛苦纍辱禁錮絕父母
妻子之望而玉焚波及將阻善良之心此不佞所以不避
冒瀆之嫌纓冠往救非區區爲同室而已伏乞矜豎儒無
知曲加寬貸廣遷善之門在門下因大造乎多士援陷溺

之手在不佞亦有解於閭閻矣臨楫無任懇切

答季太承

數歲前中州官詞垣者最盛蓋二百年所無也曾幾何時
落落如晨星僕本武夫又善病而雅嗜丘壑客冬以妻喪
告歸私念石渠東觀亡兩河一士又私念門下禪除將膏
車矣名世應期卽足下一人奚啻豫百二哉所恨者此入
彼出若互相避者一會晤有數不可強也養疴深山修竹
流泉外便同絕域詎意閱我恤我不遠二千餘里唁賻繼
縵存歿感結寧有旣哉僕雖未奉顏色固習知門下自任
與任世之重匪碌碌温飽者大約始終一正弗眩弗渝寧

晦毋艷寧滯毋捷功名分定俟之而已僕嘗謂五倫之道
今廢其一友道是也何也標榜多而規諷鮮願與門下共
振之使旋敬謝附將不腆聊抒積愆亦惟亮原不盡欲吐